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十

福州梁章鉅撰

梅吉甫曰自韓宗伯後而二方與皆游宗伯之門者而百川早卒笠溪晚遇惟樸山以別調孤行開一生面其徒衆極盛四大弟子最著謂陳星齋杭董浦孫虛船齊次風也時以與王蘭東並稱王氏諸少作佳然雖極力標榜終不能及淳安也

何雨莊曰方百川以太學生止其凄神寒骨已兆夭短折於文字間然其氣脈演迤灝瀚直接歐陽而超軼之神又若翠雲卷舒漫空無迹非可以凄寒概之其發聲唱息實惻然有憂天下之心而題自與之稱經生若此猶想見范希文做秀才時天不永年自作元命踵思曠而並蘭東皆不階科名而壽世而世乃有豔心於草木之榮悴者豈不惑哉

方百川齊景公有馬一段文後比云放懷今古之閒人之富貴貧賤於其中者特須臾之頃耳不獨景公之豪盛而興饒不能長留以自恣即夷齊槁餓亦會有窮期也伙之須臾而已與有生同儆奕忽之須臾而已與日月爭光奕君子所以不暇爲衆人之嗜好者誠見乎其大誠憂乎其遠也生人不朽之故與所遺富貴貧賤之適然亦曾不相涉耳不獨景公之湮沒而無傳非千駟足以相累即首陽高節亦豈以餓顯也無可留於千駟之外者而千駟羞顏矣有不沒於餓之中者而餓亦千古矣君子所以汲汲於後世之人言者非喜乎其名乃重乎其實也或各刪去股末三句存節愈高壯巷涼余少時讀本即無之韓文懿所謂悲喜無端俯仰自失眞善學史記之文者也

檀吉甫曰方百川嘗有用我者一節文云橫覽七十二國之閒几

吾之所見而所聞者其與何異象也轉而討之其朝野皆可以嚴肅而清明其民物皆可以從容而仁壽獨不得藉手以告其成功徒託之坐論而爲旁觀之太息子亦安能恕而置之度外也總歷吾生少壯之時凡所爲若馳而若驟者徒爲是倆造突圍而出之其志氣方盛而於事無不可爲其日月甚長而於功無不可就乃失之交臂而今將遲暮欲期之異日且未知天命之何如予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又吾猶及史一章文云夫我生之初失治平已數百年矣而遺風餘俗經十數王之所蕩而猶有一二之存以此知文武周公之謨謀者遠也我生之後不過上下數十年之間耳而目見耳聞遂至月異歲不同而一旦掃地以盡以此知流失敗壞之末流更烈也此合之齊景公有馬二段文而百川之精神面目已具後生小子讀時文者不可無此等文十數則爛熟於胸

中可以壯才氣可以樹脊梁所謂言既易知感人又易入也

又曰韓慕廬謂方百川子路徧於石門章文深入無淺語蓋石門語意平淡將荷蕢桀溺語對看便見此處悃款如知已亦緣百川夙抱憂世心腸不覺體貼到此江西梁質人病松朱字綠以經世自負議論橫縱百川對之常默息退而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憂天下者也可知其志之所存矣

張陽巷曰荀卿子不知性卻知禮史記禮書卽全錄荀子以成文者也荀子言禮以養人爲本其用在視聽言動之閒蓋言人之視聽言動有禮則可以養其性情此正是禮之用和爲貴眞解方望溪先生酷好荀子之文於此題文云外無所致而中必慳故勞苦莊敬乃所以養安荀近其物而情亦生故儀節文爲乃所以適性說和字比諸家講疏爲透切矣

又曰好行小慧句向無確解若認作奸犯科之事非羣居終日時所行若說是任情放誕如嵇康之鍛爐阮孚之蠟屐邢嶠之倚囊王戎之鑽李亦與章旨不合此慧字向瓜上義字求方望溪文只作一氣說下云其言本道理所不載而一縱一橫機之所觸亦若有意趣之可尋其趣爲他人所不知而此唱彼和論者莫嘗亦自有聰明之獨擅甚不言先王之法言自撰一副議論如清言橫議之類即好行小慧也似有著落

鄭蘇年師曰方望溪羣居終日節文起比云業固精於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志已渙矣而復外於名教以爲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游而多暇以其出入不遠矣而復漫爲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諸子之緒餘而鍊作時文自異凡響此文當爲吾齋齋中座右銘凡我學

倡當敬誦之
方望溪先生子使漆雕開仕節文云倉卒以就功名皆後世苟且之行而古人無是學也不出戶庭以終其身而天地之變萬物之情悠然在吾之心目故一旦舉而措之而不嘗行所無事也苟臨境而有躊躇則其先固有不能自必者矣慷慨以自期許亦豪傑闊疏之病而儒者不必然也吾誠不欲苟於自待則天民之行大人之學可默以自驗其盈虛雖師友之朝夕與居而不必使知吾意也特相就而商出處則此中有不得不自明者矣按二比意境與湯文正見善如不及章文極相似何兩匠所謂一世口沫者不虛也惟何二山謂四子書中斯字無不緊蒙上文者兩其斯之謂一謂切磋琢磨一謂不降不辱斯民也斯禮也一謂毀譽之人一謂上祀之禮此處斯字接上仕字當日使仕不過一官一邑漆

雕氏亦只從這上見大意何得混濫其意以爲高妙張其言以爲大蓋一指還淳一指望溪雖其師亦未敢雷同也此語實雲開日明可以質之來者

方望溪先生集中有行不由徑三句題文兩篇前篇是對做次篇乃截做講下云偃之未至武城也武城之人無傳其行不由徑矣此偃之得於所聞者也後幅云偃也心儀滅明久始猶不敢遽以所聞決其爲人及見其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而後斷然信其爲行不由徑人也謝雲墅評云超境逼窄便已水盡山窮以下轉身乃得寬勢按此評固是度人金針而此文用意之深尚未說到此文末段云嗟乎世之言得士者皆只是嘗往來吾室矣不知能使入吾室者卻不能使其不爲途人也不然胡滅明未嘗至室而子游津津然道之以爲已所得士哉自跋云余從宛平高素侯先

生入京師先生命勿與外通而大司成新安吳公急欲識面又召飲酒余皆辭之公因自訪余於寓齋余因高先生以謝曰某掛名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及秋闈罷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是題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實有知己之感蓋余名過牒時公已歸道山竟未得見跋此未嘗不氣結云安溪李文貞公評云層折上下寓以感慨眞深知文又深知望溪者也

望溪先生集中興於詩三句題文亦有兩篇文後自跋云海甯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於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爲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發公見韓城張先生

言闈中得賦九號裕淵懿肩素有衡鑑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心則
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僅能夥其副余時南歸匆遽未得繼見渝
歲而公出理河每見朋游必屬目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
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耶抑何所見之小也今
年入試禮部乃易爲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轉
者辨義之未審耳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並識之
檀吉甫曰方望溪先進於禮樂章中二比云吾嘗切而求之一人
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紛華而子弟以風
流相尚遂漸覺先人之迂闊不近於人情則夫上下數百年之間
其流失更可知也又嘗近而徵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
而嬉游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年之倜邑爲工竊以爲上世之衣
冠不宜於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按此先生

庚午科遺卷也深情綿邈風韻絕高是科劉北固領解至己卯而
先生亦領解當時主文惟恐失知名士而并以冥冥決也故方望
溪以天人一理元按康熙己卯元墨吾未見剛者一節起講云且夫剛者天德而聖人重之者以其一於理而不可動也陳介眉以一匡天下元按康熙乙卯元墨子謂子產一節破題云學足匡時舉一人以風天下焉
而俱爲名元朋友知己息息相關雖先輩名儒未嘗故拒之也
趙穀士在田曰抗希堂集中有君子不器題文中二比云吾於是
而知先王之教所以成天下之材者至深遠也凡可以爲身心性
命之益者無弗圖也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無弗備也至於
纖悉繁賾之物未受者所不必縈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廢
至其材之既成皆以　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追論者
以爲上古之人才有　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所以成其材
者其教固如是也抑聖賢之學所以自成其身者爲不苟也況潛

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道德術藝可以速其成而不敢迫也卽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值者曰知不及待而猶遲迴自試焉而不敢輕追其身之既出大可以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屏萬物之才觀聽者以爲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强而不知彼之所以成其身者其學固如是也按此文爲藝林所傳誦古今學術源流頗具於此非望溪先生之胸次不能成此文章近閒英煦齋先生壬子鄉試闈題大學之道題中閒全錄此二比不過改换數字大抵先生少讀此文爛熟於胸中風簷信筆直書如同已出無足深論先生之經濟文章爲國楨幹原不以時藝爲重輕乃其門人魏笛生觀察編梓三朝玉尺文式輒以此文弁首且評云閎深典雅獨冠儒宗不僅有光斯集則失之未考矣　按煦齋師恩慶堂制義亦及門曾琨圃主事烺所編刪去大學之道鄉稾不載而有

不忠人之不已知忠其不能也一篇中兩比亦直抄方作惟成天下之材及自課其身材字身字皆改作能字餘則一字不易又不可解矣

張陽巷曰方望溪先生以庚午科掄元先進於禮樂章文至今熟在人口以二三傷觸時忌遂罷之房師爲將樂廖蓮山騰煃以能賞此文知名於後世內擢至戶部侍郎以舉人出身屢爲會試總裁亦異數也先生自命甚高有古文約選一書於劉向揚雄文皆爲繩削人或非笑之然先生學問實未易窺測視韋賈韓蘇未知何如元明明文亦家遠不如也康熙丙戌會試第四名開母病不殿試遽歸雍正八年　特恩授翰林院侍讀乾隆元年擢內閣學士晉禮部侍郎生平薦揚賢俊不啻口出惟無實而奔競及憑勢利以樹朋黨者頗爲所不悅然其人品如白圭振鷺毀者莫能加

也　敕修三禮義疏同局者多稱學巨公凡疑難處必推先生裁定嘗以徐健菴先生通志堂經解卷帙太多彈十餘年之力刪其繁複存其精要以便披閱書既成力不能刊有皆郡願以二千金爲先生刊布而列名爲參訂先生不許余在鄉中親見其事心服之及乾隆辛巳歲掌教雲南五華書院言其事於總制滄洲劉公劉公即捐五百金且致書於直督方公問亭山東臬司沈公椒園二公皆先生弟子亦各許五百金欲蕆其事而先生之子乃云此書近頗淆亂須再校定因而中止蓋赭嗣欲自刊行不假人力也余悼先生之書未能先布因仿其意自輯一書一百六十卷較先生書僅三分之一今朋徒所稱闕正學堂經解是也訐先生文振觸舊事附識於此（按正學堂經解當時並未刻行稿本不絕如綫近聞吾鄉已爲開雕亦未知果否也）

何義門鄉人儺節題文云將以救陰陽之沴必吾之心正而後二

氣亦順而不違將以絕地天之通必吾之內直而後百靈始退而聽命焉作階東上是惟主人之位儺者之威靈以主人爲有無者也主人踐其位而不懈則雖常職是修獨相感而有其實焉卽資吾未散之精氣歐彼既屈之游魂矣室中先祖亦有主人之道先祖之精神以吾身爲憑依者也吾身盡主道而無斁則借五祀之厲咸相安而逢其吉焉蓋室神之德益盛而非族之妖自衰矣自記云郊特牲篇云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則注中後說亦禮家相傳之義故兼用之　按孔注恐驚先祖亦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皆本郊特牲卽集注所謂或說故何義門合用之之

孟瓶菴師曰方樸山　黎如　散之而無憾文云吾生鈇鉞之故悉敗正復雖終而成之典衡計較偏明於財賄吾友要約之言踰時不

知何往而利之所在方寸何自爲縈迴又云夫物非其有而不計
吾之憾之而卒然敗之此其人豈不矜矜明明也哉謬附同轍何
遽護友以獨爲君子而友心自無吾心自有此孫山外耳之能應
自愧見味之差池且物本吾有而不虞友之敗之而迥然其之此
其心獨不淸淸落落也哉等此長物豈當其敗而聲價日增乃非
目何公令日何私此二三其德之爲亦殊笑肝膽之楚越接此文
膾炙人口其反覆推勘處皆能肖出賢者磊落心情然捫撲山班
老倆健於文嘗爲文命經紙有一愛孫常在左右擬以與之已而續
命亡私問孫孫不承因疑他孫竊之乃大恨請道士上章咒之而
愛孫死撲山傷之遂汲道人之敝至老而甚讀此文爲慨然孫且
不免憾況朋友耶
章日炌父拙誰其莊　數題後二小比圈極深恩云云可歌可泣

實爲千古奇文此外名作如林無不驚心動魄近人湯海秋鵬作四箴箴各一境亦字字從肺腑流出此等文字使凡爲人子者日日讀之吾心未必不油然而生而最激切動人者莫如方樸山一篇全力注惟其二字入深出顯文云今夫人起居如故偏耿耿而抱夫不虞亦其無剛維父母亦以爲無謂也然且抑之而愈亢驟之而復來而夜寐夙興宛成一將信將疑之境豈似陰陽人事之厲中於吾子者偏多而有其備者之卒不能無憂也而況乎瀕無其備也則憂心如或結之矣康強之身頻頻而問以無恙是爲不祥雖父母亦以爲不祥也是故貌亦未敢持靑亦未敢顯而存冰虎尾即寄諸載色載笑之中一似膀胱血脈之微窺之二人者偏辨而不之治者之將蘊蓄深也而又不知所以治也則憂來不可斷絕矣往復相尋疾會有間而接而生於其心則任小往大

來終無與日乃瘳之候蓋匪疾以為殺而悔愛以為疾故初無朋
也其情未有知所始而自為父母以後若性若習乃頓覺絕慮而
無選心術之動憂每無方而感而通於其故則樂服官職師友皆
為遺體行殆之推蓋非疾亦其疾而百適止一變故樽有方也其
情不可得而傳而自有父母以來無古無今乃幾於一成而不變
是故所與我九我與爾三古聖人醫子之勤至於魂夢交通而止
此養生盡年之義所以水不能濡火不能爇古孝子藏身之罔極
之神明不測而始完辱親虧體之防　湯海秋第二篇云且夫未
始生男未始生女此亦人生之不幸也然而機之萌則憂方大矣
一坐作之弗謹而體已傷一寒暑之弗調而氣已雜父母日嘻恐
遂不能合和飲粹於吾之腹中浸淫而成疾焉故疾在一時此緣
感而後入疾在終身則與生而俱來也且夫有過而責極怒而撻

亦父母之常態也然而事既過而憂乃生矣少年虛憍之情樂聞獎譽平日嬌癡之習不識威嚴父母日嘻恐遂不能忘譴釋忿於子之意中浸淫而成疾焉故疾成於愛而縱父母猶自白其無他疾成於怒而激父母則雖悔而餘戚也一室之內時事乖違其父母而多憂則其子偏多疾振古以來人物凋謝苟其子不能百年而無疾則父母豈能一息而無憂又第三篇以父母分說對勘如云一家之中母常樸而父常精故母之憂猶或待於形之漬而父之憂乃獨先於幾之萌一家之中父常動而母常靜故父之憂猶有時而減於外母之憂乃無時而不結於內浸假而父憂其子復憂其母矣浸假而母憂其子復憂其父矣尤能無義不搜其眞切處皆房老可諳而時文家卻未經人道過也

方樸山有或問禘之說句文世所稱為六可疑者文云夫禘蓋有

說焉矣雖然禘之失說之者失之也配之者惟以始祖也此一說也然周禘來雍而終之以亦右文母商禘長發而亂之以實惟阿衡又似嚳配焉而不限以祖也者夫禘審昭穆倫羣廟之不叛而昭穆何煩代序究舉之必以五年也此亦一說也然考明堂之記則季夏六月以升歌梁獻子之言則七月日至可有事又似歲舉焉而不限以年也者夫禘並郊宗尚贍年一殷祭而郊宗何獨頻仍矣於是有謂禘即郊者故爾雅繫禘於釋天似也顧由斯說也而祭法之所謂禘嚳郊冥禘嚳郊稷者舉不可通矣且既以禘爲郊而復有禘小於郊之說是傎也於是有謂禘即祫者故春秋書禘而無祫是也顧由斯說也而王制之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祫者舉不可通矣且既以禘爲祫而復有喪終吉禘之說是舛也而因以推之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說者謂周公是康耳則魯之禘

惟大廟而如史所書禘於莊公禘於襄公此與周公復何關胡爲竟若實延於世也而之以實用禘樂之文而其說愈不可孤據追所出於始祖之祧說者謂所出無廟耳乃爵之禘爲文王而如史所書臨於周廟臨於宗廟則是文王固有廟胡爲不即於其廟禘也例之以廟無虛主之義而其說又難以徑通故夫子曰不知也子尚不知而後之說者顧知之耶自記云禮家聚訟於是爲甚大柢後息者勝耳究不辨其理之所在也若欲相難又似摭前人因發此題借以言其厓畧疑事勿質恰有不知也何爲歸宗　張惕

禘曰自鄭康成說讀祭法以禘大於郊王肅辨之疑城已破注中所據趙伯循注大傳之文也浙西有博學二人毛奇齡萬斯大也力言有祫無禘趙伯循之說無據楔山是其鄉後指篇中意在全祖一家其實不王不禘禮之明文何可改爲不王不祫乎楔山浙

之淳安人學問與蒲登康熙丙戌進士與望溪先生同年稱為二
方性介特嚴吝於財為衆所不悅授直隸永濟令不數月即為大
吏所誣劾罷歸自是不復出教授於鄉大學士梁公詩正副都御
史孫公灝太常卿陳公兆崙編修杭公世駿梁公啟心庶吉士金
公祖望世所推為文章巨公皆出其門下其餘以文學發名成業
者不可勝數浙中人才數十年甲於天下皆先生之力後學不可
不知

方樸山作驅蛇龍而放之菹文但就一事便能傳出古聖人處物
之精制義中足以開發心思增長筆力者此類是也而其妙處不
過在認眞題字凡手遇此題但說得驅蛇龍而放之六字樸山文
只認眞菹字而已起講云且天生人復生物而不妨並生害人之
物者為既已生之自有地以藏之而與人無爭也地失其道而害

人之物乃與人同壤而為患聖人者起以治地之餘治之因土之宜以盡物之性而如天好生之德亦卒無損焉後比云苟為塗之所經而使蛇龍滋族以處焉則塗畏夫蒞則誰過而問也大之非三江五湖之可通舟楫小之非深厲淺揭之可便往來其勢阻而宅幽者正蛇龍之窟也驅之此而蛇龍與蒞得其性而相近人與蛇龍異其道而不妨矣苟有利之所在而使蛇龍遁身其閒焉則利亡乃蒞則所棄如遺也傍夫陸而非若園廛漆林之供歲收滋夫水而非若淵溪沼沚之資深藏其閒而寂寞者殆蛇龍之巢也放之此而蛇龍不患於族大而難容即蒞亦無嫌於地荒而不治矣等失禽之不誠而陰以極之於所往此為義之精嚴非獲之必鋤而實則反其所自生此為仁之至禹之治蛇龍以治水如此

張惕菴曰嘗聞劉洛陽健與邱瓊山濬同在內閣劉質直不甚讀

文士目邱云邱仲深有一屋散錢卻少索子邱回答云公卻有一屋索子只少散錢鬥者傳以為笑吾以二君皆語妙譬如作文胸無書卷是不得散錢有書卷而不能認題是無索子然果有一屋散錢索子卻非大難事還是以讀書為根本如此文非先生胸有書卷卽眼光如炬亦不濟事也

先伯父叶所公曰程子謂看一部楞嚴經不如讀一艮卦蓋釋氏總欲卻思以為靜聖學只是愼思而能靜卻思之靜厭物便礙愼思之靜隨事善應也汪鈍翁琬作君子思不出其位題文云有常定之思位亦與之皆定以一心應一事思則能專致而精有屢遷之位思亦與之偕遷以萬境感一心思則能兼謀而大位處其易或一思而得之卽當息吾神於甯謐之天而思不煩他騖位處其難或百思而未竟又當研吾慮於曲折之境而思不暇外馳　徐

存稿曰乙未夏山茹後二比尤說得分明是故不窮思不足以極思之變而不專思不足以明思之功苟非所得爲雖用其思於至正亦妄也心有其官見神明之無所不治而位有其域見履蹈之無可或疏苟任意所適雖逞其思於能兼亦誤也

何雨厓題王巳山稿云巳山先生稿凡四出初刻曰王漢階時文通籍後曰敦復堂稿其巳山先生存稿則博陵尹公父子所校刊最後曰敦復堂存稿定本則先生親授及門訂存者也歲己丑虞山有扶乩者先生降壇時學使方校士言自玉峯巡場回問某某有名未曰無之某某如何曰已取案發果然頃之去而乩復動稱天下第四人則義門老人也來尋金壇王二或求題小圖書近自然筆跡宛生前夫生英而死神此理之當獨先生行一而易稱二義門老人既居第四則上三人爲誰耶何雨厓曰王孫賈媚奧媚

寵之問近於詐果實是玩弄聖人急以不然二字拂之掌血摑痕並見王巳山先生文云發聲早已褫其氣若奮筆而嚴斧鉞之威片詞深以懾其心如舉袂而壓侏儒之戲比例森然以陽貨章參看覺彼尚婉而此倍辣也

王箬林澍曰古人文字有以數篇為一篇者賈生過秦論三篇柳州西山宴遊記以下八篇分之則一篇自為首尾合之則數篇共為首尾如連山斷嶺若即若離而其中脈絡隱隱隆隆自相綴屬不特大雅綿九章一意相承如蘇潁濱所云也時文則自王唐以來未有開此境者惟陳大士充類至義之盡五篇獨出雄裁直接賈論柳記筆法然自來選家分離乖割知之者少至吾叔巳山獨能不顧世眼重振墜緒桃應問曰四篇各立主張而斷續中相為起伏遂合成一奇文嗚呼古法云亡真文殆絕其有不以吾言為

用詭者乎

王巳山題張曉樓江稿云故友張曉樓久擅文名癸卯同詞館曉樓出全稿委余別擇余後先乙其十之六七兩人相視莫逆也丙午曉樓卒余懼其文之散佚爲輯所嘗評選者凡百有奇敘而梓之蓋距曉樓下世巳六年所矣　又云曉樓文余既爲論定流傳宇內矣越十有數年吾年友陳榕門撫江右復得其未刻稿五十篇屬余刻其二集余以集中尙有可不必盡存者遂蹉跎數載而榕門自移撫豫中每書來輒以相趣乃爲合訂得文百五十有奇數增原刻十之四　又何忠相曰巳山先生假還攜南城張太史稿以歸未梓也會有請觀者攜去尋匿之易時勇索百方不應先生肅衣冠三揖哀請曰亡友以是屬我我愁棄之無以見亡友於地下尙其鑒我悚惶待命其人亦感悔以其稿歸先生　按此巳

山先生所輯敦復堂定本合三集並行於世所採文計三集居十之七初集二集纔十之三又按吳懲政言慶元鄧令君亦南城人言曉樓家藏未刻稿有三千餘篇惜乎榕門之未盡得云云此說尚有未盡余巡撫桂林所接晤榕門家後裔及其親戚不下數十人詢知榕門延曉樓在家課讀前後七八年所作文極多榕門擇其精者付巳山梓行其餘尚有二三千篇悉為族人所匿每閱書院課卷有極精警者大抵皆曉樓遺篇也

蔡芳三曰曉樓文凡屢變少時酷愛正希文止謂正希從最上一層摩空而下文止從近裏一著冥搜而出若願兩參之繼則學為隆萬巳乃規撫宏正案頭所置惟榕邨藏稿及義門行遠集有論英徐子者曉樓諍友也謂曉樓曰文無定體要從一時心眼中實有所得伸紙落墨自然渾成安能斤斤效人作僕隸耶則大悟嗣

後題無大小一以古大家神氣行之蓋曉樓之文之變境如此

何雨匪題儲中子 任文 稿云世之論經畬者曰堅始則氣格之堅既則義理之堅獨意後一境非安溪不能堅於氣體信有之矣蓋實從班氏出也王已山先生與經畬同為諸生時讀儲藝輒進詡何以致是曰吾日讀漢書問全讀耶曰吾輩閱歷處要多得力處要少已山深服其言乃取史記諸傳贊旿夕吮咀別走一路以故儲多茂王多逸分量在伯仲閒

王耘渠曰愚嘗論文章之勝三端而已名手之文率以趣勝大家之文則以意勝至以理勝而品斯極矣金陳諸公勝乃在意其餘不過趣勝耳理勝者自震川而外未可多許儲在文信近於義二句題文中二比頗樸不破乃眞能以理勝者至其通體之古質莊嚴則意趣兼擅亦無不臻絕頂矣文云君子之信也其原亦出於

情而情以義爲斷情私而義公也近義則情亦有以自堅君子之信也有時亦激於氣而氣以義爲衛氣粗而義精也近義則氣亦有以自壯

鄭蘇年師曰儲中子夫子爲衛君文章後兩小比云空山之中講然孝弟九原可作至今如見其心生我之愛比於仇讐一息尚存此中何以自處此八語沁人心脾所不待言而吾尤愛其前段兩小比云天地之紀必不可絕故古人至奇之行其理歸於至常神明之地必不可欺故古人至困之時其心有所至樂此八語眞樸處境地尤高

陳研農䒷曰儲中子孝哉閔子騫節文講下二比云人情少見則怪而有帖然服者道不越庸行而如有驚異之辭末俗聞善則疑而有釋然信者事非必身親而不盡流連之慕又後二小比云人

生不過日用周旋之地而孝子久於其側自覺其快然而無求天下雖有勇悍難馴之夫而孝子過乎其前未嘗不肅然而起敬按此亦字字入人肝脾經畬文世推衞君篇爲冠予謂此篇當駕而上之

儲在陸欣曰禮執作虎賁三千人文起講云七十萬人中比云猶之一人對比云勝於億萬人後比云可得數萬人對比云可得數十萬人此亦見文字細密處

何雨厓題王耘渠稿云自韓長洲後江左文派有三得皖桐而高得義興而厚得金沙而細而眞細於牆東牆東爲文以主敬爲之幹虛實呼吸黍分銖合顧視他手胥成粗材義門先生嘗比之老曲師穿齒抵齶半字不迕眞善名狀也然牆東大節在拂衣避陝督所著牆東草堂記自傷轗軻不能養母蓋令讀者不能終篇云

王牆東周有八士一節文後二比云想當日者壽考作人我周養士之澤積數十傳而其風不替故造物有餘之氣將出其奇而得此乎濟濟多士生此王國是毓斯麟趾之遺也而至於今生才非乏當周叔世之運多散於下而其美弗彰況一門競爽之異其爲美談可勝歎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匪風下泉之思也評者謂太史公論贊後此調久已絕響未免太過此等騰挪已開時墨蹊徑不必以高論而反掩其佳文也

有督學使者考吳中十學以十哲命題論者皆以十題中惟冉伯牛最爲枯寂時汪耘渠先生擬作自以爲彷彿雲林畫意也其後幅云夫德有隱而可尙行有闕而彌尊盛德之人不求自見往往以空留之姓氏而流徽遺韻獨逸於知交嘆賞之餘獨行之士不諱數奇往往以不幸之遭逢而潛德幽光倍永其俎豆馨香之報

又況乎得所依歸獨邀神契重斯人之握手痛比祇予思往事之關心悲深同患冉伯牛之爲人槪可知矣何藉乎言行之表表而後爲足多也哉妙卽以枯寂還之而烟波淡蕩轉覺此中一字無有正復含毫邈然

制義有以單行之神作排偶之體者前明周萊峯唐荊川實創此法後鮮繼者惟王鵬東此謂身不脩二句題文實擅其妙講下云有如好惡之辟其蔽至於諺之所云此而謂之身不脩其無辭矣此而決其家不齊不必問矣然而彼方且顧其家而欲齊之也不自謂其身之不脩也然而彼愈益憂其家而必且齊之也正自以其身之不脩也而豈知其斷斷不可哉何以言之夫所謂齊者必其一家之中無親疏長幼美與惡一劑其平而秩然而無所於紊又必其一家之中無智愚賢否好與惡一稟吾範而帖然而無所

於爭則齊矣今以不修之身爲之美惡以愛憎而滑御人既無不
爽之鑑好惡以情欲而亂在我亦無一定之衡鑑之滑也則無所
取法而衡之乖也又無以服其心於是其家之人此亦一是非彼
亦一是非紛紜變亂而迄不知其所裁因而然其所然不然其所
不然尊卑改易而役不可以復制而彼於此乃始汲汲乎齊之以
已之所謂美者使之勉而就以已之所謂惡者使之革而遷唯吾
之所好欲其徇焉而莫之或違惟吾之所惡欲其遠焉而無敢或
蹈而其家之無所取法者自若也相與上下於畸輕畸重之中而
參差之象視諸其躬而羣以爲惑則家既與身而相疑而其家之
心所不服者愈甚也紛然出入於所左所右之內而擾擾之狀逆
於吾意而積不能平則身且與家而爭勝夫以相疑之心成爭勝
之勢大者乖於日積而害至於不可知小亦嗃嗃無度而閑孝於

不能亦至是乃喟然曰家之不可齊蓋若此也嗚呼豈家之不可齊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昭昭然也自記云自成此篇後欲以此法再作一兩義終不可復得豈亦有數存焉耶張惕菴曰次山能文章可惋只在碎此則愈碎愈妙天機偶到非可著力爲之吳荆山曰人皆知當知題反做然只做了身不脩則家不齊終不能肖題惟此曲曲傳出不可以二字生面先猜於制義一道認眞如此

王耘渠曰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題有四難何必二字實從枉道生出稍離則題句無著稍黏則截上不清一也父母之邦本不應去而此之不去卻貼枉道上講情眞話假離卽俱非二也上二句是正旨此只是反掉以足上文然父母之邦四字不便明拋而直道根株更難安頓三也和聖骨極峭詞極婉約剛柔調劑筆墨

之故通於性情四也一老友命予作此曰是題非予莫能爲予愧其意爲發經營其爐錘入妙處全在起講三行以下迎刃而解矣

蔡芳三曰諸王之文宗派同而成就各異淵渟淡永高潔翁林深厚於唐宋大家各有所近若漢階之沖夷其在習之六一間乎

林暢園師曰作釣臺先生深於經學發而爲制義雖小題亦必用考據之法行之如不畜牛羊題文入手云蓋賓祭得用牛羊自伐冰之家始故不畜之戒遂於是專屬也獻子曰物有所必備守有所必嚴我周宣王中興其考牧之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於是嗜利者託焉謂平天下者且於牧事是務曾是方爲冰也伐者即不得爲牧也考乃予誦育蕨而知其嚴也中幅云王者之有天下其政足以順五行之氣而類萬物之情

故雍州之產宜牛冀州之產宜羊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何一非乎天成地之規季春而游諸牧仰夏而別其羣順物之性而遂其生何一非對時育物之道而育之者殊不謂然也謂有事而求諸甸牧則牛之布千羊之布百何如執於牢者之牲牷肥腯舉無缺於供且無事而考其孳生則牛舉其犢羊舉其羜將歲計有餘而資脯饈旁愈不竭於用獨不思士之祀以特牲飲以烹狗賓祭之用不得以羊大夫舉以特牲殷以少牢得其羊者尚不得用牛至伐冰之家牛與羊始皆用之以備物也亦以勵節也乃殷以太牢矣而問牛羊之胡來不以為民力之艱存而以為曾孫之致力宜有折俎矣而問牛羊之何自不以為何人之獻狀而以為夫子之家翁

張惕菴曰鄉飲酒禮烹狗於東方陳祥道禮書云烹狗士禮也古禮上可兼下下不得兼上故卿大夫行飲酒之禮亦烹狗也

禮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蓋禮卿大夫祭皆以牢家惟喪之祭則加等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指喪祭也殷祭大祭也本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牛之布千羊之布百布泉布也周官羊人職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言牛値錢千計羊値錢百計耳中幅引據頗淵奥故詳注之

又曰任先生家貧好學讀書日盈寸顧不工制義迂晦轇轕年四十餘矣尚困童子試會其鄉有富家延名進士爲師先生袖文懇閽人入求政名進士見先生已老矣謬贊之先生求政益勤乃密叩之曰君所爲將游揚爲覓館地乎抑或眞求益也先生駭曰吾以眞心求教奈何卑視我如此名進士曰然則君之文無一是處宜亟改之乃歷指其文之病痛示以先輩大家命意措詞之秘先

生乃盡棄所作如所授文律規仿之居數月文大進入泮第一學使者大爲獎之富家翁大怒訶責閽人不許通先生名進士見先生久不來詰其故大不樂遂拂衣歸先生又袖文往其家時時請益癸卯遂以經魁成進士入史館爲文不可無指授如此予聞此事時爲乾隆元年先生以名翰林奉 詔承修三禮至乾隆十八年 詔徵天下通經學之士如已故禮部侍郎蔡世遠宗人府府丞任啟運者先生名乃益著使先生不遇此名進士則文不能傳然非先有數百卷書在胸即名進士亦不能使其速化海內亦安知有任釣臺先生者哉故詳述之以勵力學晚成者

任釣臺稿有自敘一篇與陳大士稿自敘相匹皆可作制義故實因節錄其概云運幼產於范溪舅氏歲未周母指壁間字爲訓習且覆之對亦以指母喜日爲常六歲歸亳陽祖居僅老屋數間巫

溧環之先父授徒於外自所館寄四子書祖雲巖先生課之時祖止一孫甚愛憐夠到我或繞膝嬉摩其頂舉古聖賢豪傑事相勗祖故富於書因紫雲山一炬而燼更遭難擕徙無片紙存繼道及忠孝事則掀髯奮發涕泗交頤祖笑亦笑祖泣亦泣人謂祖老蠢運小癡也九歲受孟子終遊戲泣不食祖問故運曰焉能讀然而無有二語而不泣者乎祖曰汝劣耶手指外往言稱宋孟子汗五百餘歲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歲小子患無志徒泣何益聞此語乃如食作噎梗梗胸中後漸受詩禮及諸古文年十二聞人就試以時文於溧陽碧嶺姑丈家得爛本試牘學之積歲草盈壁聞先父白諸祖祖曰果劣也然亦聽自爲越二歲祖捐館乃師從伯父希尹先生伯父方嚴善講論顧多病強半在牀蓐閒逾年亦卒既無所得師時走數十里或十數里與諸習時文者角

不益後人輙自喜或勝之則益喜旁及詞曲講篆百家技術言人
謬許爲能益自喜年十九以文謁尹丈漢郭先生先生直視運員
久曰子頗可教者歷指其失而微以一言曰俗不可醫當是時心
骨皆戰夙所自負悉喪之先生授以何選慶歷曰以是濯穢濯
乃來一年曰俄則已除雖然頗掘穴覓鼠也又易以大士次正希
次陶菴次吉士以上溯荆川震川每學一家及旬餘先生必喜曰
能變越月復詫曰子如醉人扶一邊倒一邊於學陳曰使酒罵座
於學金曰又作道士步虛聲於學錢曰學吳門胥董肆學錢止十
日曰更濯濯似老儒訊經惟學唐最久曰血戰堅城下不入則殉
此城然又不可勸汝退也既而曰文貴獨脫若儁巧若烈悍若刻
鷙皆害也又曰作文當無書不讀又須如不讀一書余念撫書不
讀則焉能取向所受禮記句推餙比十餘年略有得遂序於邑鑑

焉又反覆十餘年成禮記章句於時文但直書己意不求工而金壇王太史虛舟及後村顧極推賞耘渠因爲余點定可存者幾百篇戒以宜務著書勿以此耗日力余又作尚書內篇傳外篇傳及白虎通正譌竹書紀年證傳等書癸卯受知北平黃公漢陽徐公其相賞固在酸鹹外也而運年五十有四矣回憶尹丈所云如不讀一書者究未之逮況其他哉邇年耘渠所點定稿已散逸後村太史謂逸之終可惜又合隨行及門所有抉擇得百四十首付諸梓焉

陳星齋先生兆崙甲辰鄉墨題爲斯民也一節先生於文後自記云本房孟縣薛仿山先生評云以字着力三代之君以之也諸卷誤看大注祇就民心本直說似此不特理有滲漏而神氣亦與上文全隔矣前明李九我文當時早有異議不意至今猶承其舛是

卷先虛後實製局甚妙而道理圓徹才致淋漓合陶菴大士爲一手原評如此是科撤棘後有同考某先生招予一見且云尊卷圓佳然彷山得君甚苦星薦日主司極口嗟賞但微嫌有數處語涉粗豪彷山遽云蒙則有之那得粗處座主黃岡先生怒佯欲斥去彷山乃手自批頰以謝黃岡亦謝卽日取中知己之感曷其有極乎初刻頗易去數字今悉依原本並志其事云

盧道存文乾與余同會課文專學陳星齋於紫竹山房一集能背誦其十之七八余嘗問集中以何種文爲上盧曰全集皆佳製而求其經經緯史宜古宜今者必推見賢而不能舉一節文爲最後二比云推其躊躇再四之意亦或謂不次之擢覬覦並疑不肖之刑妻孥聚泣而不知樹一人貽百世利禍一人貽天下禍也且舉動之遲疾賢不賢於以覘風旨也眾人遇我豪傑不許以馳驅姑

息愛我循小生心於排擠遂使當世之欲獻國是者以爲其舉陰棄之其退心弊之則中外望治之民固未滿志也已原其徘徊卻顧之迹亦或謂新進紛更當循資格繼王寬大不絕改圖而不知我不須之殿彼無從殉我之急我不制其命彼且將剝我之膚也且一日之用舍賢不賢於此卜消長也信義行於君子而恭敬未伸乃激成高尙之軌刑戮施於小人而根株未斷仍留於子孫之朝遂使後世之憑弔興亡者以爲某也忠數歲不遇某也詐一蹶復振則調停中立之說抑又大謬也已　按此文包羅史迹推勘極情可當用人龜鑑不僅以制義目之即論制義而理足詞達高唱入雲亦是何山先生第一得意文字也

王巳山題只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文後云此題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兩言同一聲情非他處上有詩云

下有找句可比此中領會須在有意無意之間方爲神妙況去路兩重都須關照非嘉予情殷子路何以有若將終身之誦若贊揚極口又奚爲有何足以臧之譏不淺不深恰還題分正復大難是科諸墨不少名篇頗似近於論體亦由風簷寸晷神氣無暇推敲又或硬拈用字翻騰律以本注何爲不善則用字豈可實拈其弊由於明季兩節題文有云用焉而臧足則不臧本自偶爲纖巧掉弄字面而後人沿襲益甚乃至場屋中藉作救急之符耳　按此係丙辰江南鄉試題以繼講下提筆云不恥縕袍吾且悠然有以覘由也闇中賞爲神來之句後兩比云高明之體益以曠達之胸則俗情捐而直情溢露推而極之喜怒哀樂之情淵如也天下亦無不可涉之津也已靈瑩之質精以昭明之功則嗜欲袪而天性尚流馴而致之仁義中正之域湛如也天下亦無不可登之岸也

已體會題情脩然遠俗眞足壓倒前人

制義叢話卷之十

福州梁章鉅撰

檀吉甫曰乾隆初制義爭向穠縟而周白民振衰[illegible]以論淺困南闈偶於試闈遇所自作即錄之房考斥以為鈔白民舊之文坐鈔襲舊文擯之一時傳以為笑云白民長身玉立丁卯庚午兩科猶踏省闈聞其衣冠裝束與於眾人蓋名重一時官亦不能拘束之也

蔡芳三曰淮陰有曲江樓十子皆能吐棄凡近力宗豫章王牆東嘗曰曲江樓中之周白民一江西社中之羅文止也蓋其傾倒尤至矣余丁未客淮與白民朝夕把晤見白民每拈一題收視返聽形如槁木及其心凝形釋微吟數回擲筆向空從容離坐蓋白民靜者也以其靜力逼其靜思故文品之貴雅與羅文止埒云

周自民於生之者衆四句各有一篇皆融貫周禮自成切響堅光而孟瓶菴師尤激賞用之者舒支如云事未集而物有主名乃不致以見多生其侈以九賦待九式而此無可減卽彼無可增此別而裁之之道也事猝至而爽有成法卽不能以憑臆遂其私分其職守而多爲復逆其當奉者不得遺不當奉者有所格此儲以待之之道也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惟歲入之必羸斯天行之不害以三十年之通計之道固有以經其久焉斂其財以待邦之移用與其祿以待上之小用賜予凡常數之所絀則必有羨贏之可補以月要歲會之令考之道固有以通其變焉王禱東評云如此方是經國遠猷視說成膳減樊雜秣縮五馬者胸次何減天淵

楊芸士曰海甯周松靄大令春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研

經博物著有十三經音畧爾雅廣疏小學餘論西夏書松靄類說遼詩話諸書不下數十種同年中王西莊錢竹汀諸先生皆推重之制義特其餘事然字字典雅無一俗筆所刻松靄稿祇二十餘篇中有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一藝可匹艾東鄉如鳥數飛之作又予則擬浙墨論詩三百全節題文集十四經成語爲之亦從來未有之創格也　按册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文云觀大賢之補亡述而不作者也夫取程子之意補釋格物致知之傳朱子於此何嘗以作者自居哉若曰自漢以來擬經者頗衆矣廣微笙詩六首樂天湯征一篇論者不免有師心自用之誚焉蓋文可由乎獨創而理必本諸前人則演成說以補亡庸得曰惟古於詞必已出也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夫經之殘闕失次者豈獨大學爲然哉賴後世諸儒不憚再三玩索以講

明而切究之倬絕學無虞湮沒耳若程子之於大學更定古本釐爲經傳其疏解之功爲最深故於格物致知之義有兩條復有九條五條最稱詳備明當彙而觀之綜而論之尋其旨趣既無可疑按其引稱亦皆有據反覆參稽之下有以信其必然因竊取大意以補此章雖不能盡用其言而義之不合者已鮮學者讀之則思過半矣不然又何敢犯不韙之罪造無證之辭漫自託於聖經賢傳閒乎本天姿之高明加學力之沈潛獨抱遺經而多所創獲夫乃知程子之意卽周子之意也溯淵源於營道而來事之注可廢康成擅一代之儒宗留七分之文字當時未重而積久彌光夫乃知先師之意卽程子之意也欣親炙於延平而捍禦之方堪議君實中庸本屬完書故但事分章而無煩補綴將於大學發其凡孝經尤爲切要故惟宜析傳而不待補葺惟於大學起其例苟覩伊

川及門如藍田上蔡諸賢其發明師說者一傳而失其眞幾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矣所以兢兢焉奉爲鴻寶罔敢隕越紹洛學於將墜復鄒國之舊觀則愚私淑之苦心庶乎其少慰哉又有誦詩三百章文乃乾隆辛卯科浙江鄉試首題松靄戲集成句爲擬墨云以致用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甚矣誦詩三百猶曰不能用也夫如是又多乎哉子言之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曰備矣猶未也我聞在昔王巡守殷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以周知天下之故詩言志歌永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大司樂以樂語敎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太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政貫有恆辭尚體要學於古訓乃有獲蓋爲此也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有人於

此衛謂之甚無敢不多請誦其所聞則思過半矣必也分職授政思其始而成其終民情大可見慎斯術也以往為政不難大夫受命不受辭經營四方專之可也歌詩必類非法不言維君子使宜哉可以觀政矣齊乃位脩乃事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若之何其擇辭也孫而說決而和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古之人由此其選也則深於詩者也不然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矣夫也其猶正牆而而立也與則是無故其少不諷誦矣詩不多吾無望焉耳今也美士為彥春誦夏弦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政乃不迷聽言則對其殆庶幾乎或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故詩之失愚我未之前聞也由是觀之肄雅肄三乃合樂周南召南是詩也擇用一焉其益无方而況乎多之為美誠如是也失於攻無以言詩三百無所取之將焉用之雖多亦奚以為以者不以者也

豈其然乎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既習之患其無功也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此中知以上或失則多蓋有之矣故說詩者藏諸用此二篇皆吾士所謂創格也才人之筆固何所不宜哉

櫃吉甫曰乾隆初三狀元稿盛行惟吳頡雲鴻有何例少年風流自賞之概沾匄於藝林者甚深如與禮部能言之文云兵亦名禮而享于陳搜伐之成刑亦名禮而歌舞示風德之徵禮該器物而龍旗揚十乘之華禮備聲容而磬管協九招之奏又云表正萬邦者服則仍其舊盜則振其新揚厲本朝者政則反乎前繫則昭乎後皆兵能取鎔經義自鑄偉詞頡雲所出甚微而名乃大起內行淳至有古人風使粵時夫人隨行短小而面花又有足疾頡雲嘗以語人士見伉儷之情則杭人所傳爲賣豆腐家女不虛也

汲冢逸周書敘述奇奧足補今古文所未備但今人於五十八篇

巳若鑿牙詰屈至此書每東之高閣經盧抱經先生文弨重爲參校梓行洵足嘉惠來學近始漸有愛奇嗜古者從事於此不知乾隆初吳頡雲巳嗜此書今所傳善繼人之志題文可覘其概時人謂壯征南有左癖頡雲乃有汲冢癖要能以議論役其書卷以骨幹緯其情思覺農山石臺風力去人不遠其詞曰夫孝者何云尅繼也繼者何云有志也雖然至周家而難言之矣勝國宗謚逸周書典解當日豈無勸駕而少庭來儆大開解早傳程典於三忠可知九十載小心寅畏卽商王亦諒其無他而生禮生仁文儆解詎太息於我家之素有大志乃末孫海滅在酆甫集謀言酆謀解而木主興師兌魁稟臺之三發克殷解幾似十三年養晦遵時予小子自慄其遠慮而乃祖乃父方悼心於嗣孫之過佚前人孰是說也武厠自有志耳於前人何與焉卽所謂孝者何在哉而不知夫人之志亦甚難

而武周之繼之者爲甚善也莫黜玉門之厄當日幾難靜暴主之
顏而王氣已鍾則對槩柘樫据不無生感此亦何俟肇我後人乎
且夫天苟興周必將有主美人已蘇自不忍以西方一老親觀素
質之旂克殷解 此時惟我兩人有存此未了之貞者而武周乃先意
以承之龍潛在淵靑宮嚴一飯鷹揚在野舊歷閱三巡克殷解 迨至
卜年卜世初不緣遺命之遵而撫國綏民大聚解 適成珞玄忠孝兩
全之至願則九京亦可以慰心矣海濱孤竹之來昔人久已揭忠
貞之素而戡黎早卜則慶赤烏流火弗待文傳文傳解 此亦何妨告
爾多士哉且夫天苟有命任人自爲帝眷方隆且不惜與夢分齡
代衍嗣王之算此時嗟予昆季有懸此爲難言之隱者而武周乃
本意以逆之庚辰讀詔文儆解 無殊龍馬於九三辛亥陳書世俘解 忽
斷牛羊於六二迴思訓度訓常度訓解常訓解 非別有心傳之語而風搖

羽儆正完吾父後先各盡之本懷則在天亦可以適願矣然而武周誠繼何以不繼服事孝者曰先王不願行此志而必并此志而諱之翻似先王有覬覦天命之私小子何敢也今日之元黃輕呂克殷解昔人覩此原自傷心銘自我行之而天下不以疑往聖之忠又復不以議新君之德此固寢室爾留時所非念不到此者而盟師眘日蠱自失言弗越以假千百載神宗聖祖之靈然而武周誠繼何以不繼變忠孝者曰先王不必明此志而竟拘此志而失之轉令先王有弗奉維均之慄小子奚忍也當年之斧鉞弓刀今日襲爲自增神恫惟於我體之而父也丹心可告元王之祠子也大祭無慚部寶之書作雒解武儆解此誠帝廷左右時所爲眞復我心者而息焉華陽不妨明告克承以深億萬年聖子賢孫之想是之爲孝景之爲孝也

王東溆應奎曰張符驤良御闢上進士彼野以同年談藝闢以時藝極工可追先輩張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如斷煙川散亦可闢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張因朗誦學庸語孟果然且悟不但多排句亦多疊句也

袁簡齋枚雖於詩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時文尤健乃談舉業者往往詈之余以爲此夏蟲井蛙之見耳余最愛誦其冕則得衆一節文云當締造之年天意蒼茫謂帝王之自有眞亦羣雄所不服乃數年而刻詐者敗又數年而失事機違民情者亦敗後舞前歌而登封受禪者僅一人焉夫用人不過爵祿殺人不過兵刑何足消磨豪傑哉及乎老儒杖而談王風史官援筆而爲實錄不得不推本於豁達爲懷推心置腹當機立斷正直無私以爲有此數大德而當年足以王矣在委裘之日實錄初脩謂中興之自有期亦官

家所樂聞乃誤於刑名法術者半誤於宦官宮妾者又半風雨下
逼而謦欬上奏者僅數君焉夫前有祖宗之忠厚後有子孫之經
營此際尤徵學問哉乃詔誥之事已須起居之注已定莫不歎爲
法網何疎嫌疑何寡早朝晏罷嚬笑皆嚴觀其行此數十年而太
平不必問宪義蘊不必淵深而是何意態雄且傑豈尋行數墨者
所能夢到結錄此二比以見一斑又林鶚園師告余曰袁子才魏
巍乎其有成功二句文有云元氣厚則山河鞏焉而不傷智勇深
則日星察焉而莫遁諸自有制義以來未見有能作此語者
蔗儕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鱗爪者輒拾科甲以去先生
迺拂袖清華翩然作宰海內咸惜之而先生乃心民瘼雅不以傳
我鳳池爲懸蓋泛濫百家洞燭今古何所以嘔釀發揮爲政績之
原本者也有學而優則仕題文末二比云豈無豪傑之流不學而

亦多事業不知有才不學則倉猝立功純雜與古人分半無才不學則奉行故事功名與胥吏爭長君子以爲不學而仕與不仕同學而不優與不學同故僚友而不疑當大任而不動其一仕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恩下以雪處士虛聲之耻豈無迂闊之士信學而反多拘執不知誤以爲優則得於野者必失於朝不待其優則貧於身者豈富於國君子以爲吾甚愛學嘗願不優以留其學吾尤愛仕嘗願不優以重其仕故鄭重以赴功名卽醞釀以成留兩其一仕也大則竹帛表生平之經濟小則文章抒黼黻之英華字字怵心劌目可爲急仕者作箴規

林暢園師曰凌茗柯句踐事吳文後二比世所傳誦而近人錢唐沈雨齋檪亦有此題文後二比卽本茗柯先生意而恢拓之豎牆淋漓直是泣血上訴天聽泣其詞云玉門有纍首之誅而文衣入

侍梟主且分以弓矢斧鉞之威可知女戎之興卽爲傾國之勞聖人亦嘗偶託焉以行權句踐其知之早矣是故策士誰無人定勝天之識而種蠡之輔材總不敵婦人之頻笑十七世披荊故業至此直戰勝於閨房衽席之間西戎有拓地之圖而識賄公行良臣亦切大剝牀近膚之痛可知權臣在內可卜大將無功句踐其銜之甚矣是故忠臣或有爲虺爲蛇之諫而入室之戈有寄卽太阿之柄倒持二十年薪膽焦勞至此竟收功於步光鈌廬之上　按此文中二比起處云千古之大患在和議對比云千古之大患在縱敵抵掌而談尤爲驚心動魄當與議國是者共讀之

鄭蘇年師曰乾隆年間學使按臨長沙以夾帶多不復搜檢扃門後以百畝之數命題令僕從遞卷以進授以訣云但尋數字有用至五字者擯之可也時有喻生名世欽幼負名望善以文言道俗

情境筆立就於點題外不復贅題二字其起比云洪荒之世鳥獸洞而水土肥故菽麥禾麻但聞茀厥豐草而神農之教遂不詳后稷之篇播種以來樹藝多而地氣澌必取精用物乃能合德陰陽故周禮之經遂以補豳風之缺學使謂其雄健雅馴遂置第一

按王農山亦有此題文中二比云幾有取於再物者月令之殺草是也庶草阼櫱而多液其莖稼有才其滋苗亦有質夫惟春詘其萌夏夷其秀穢積崇除土膏有不蒸鬱者乎卽於今王制浚夷薙氏之官不講而夏柞有歟猶得循百畝而區其良莠也巳歟有徵於獸物者地官之土化是也物類氣臞而善遂其變土有功其扶苗亦有力夫惟墳壤用麋渴澤用鹿潤澤彌淪嘉苗有不懨傑者乎卽於今周官板蕩草人之掌不修而灌瀆有書猶得撫百畝而衡其勤怠也巳典暇風華似喻作又不足言才人之筆豈得以題

詈之　又按百詠之類時文家往往以草化獸化屬綴不知草人雜氏不該不備惟杭堇浦先生世駿文搜擇融洽包括草人稻人雜氏柞氏精心妙思突過前人如云動物以茹飲爲能而植物多以翕受爲質土膏之動自下而上騰而灌溉之施必由表以達裏又云衆職既積則膏液自流故城市之所棄皆田家之所珍衆朽所聚則精華自生故既變之遊魂實爲物之精氣文之精妙至此所謂傾羣言之瀝液也

孟瓶菴師曰張惕菴前輩嘗言作典核題以爽快爲上乘方於場屋有裨欲舉似成文一二以示學者余因口誦近人吳翊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文起比云先王未嘗不惜天下之士欲使萬井之間無閒田必使一井之外有餘地故膏腴可闢不妨踰之以爲畛塗先王未嘗不懼天下之爭將合萬夫之地不相離先合九夫之地

不相混故耦比而排比欲判之以則參伍錯綜曰非經界則井地不均此獨說得透切筆亦飭亮不支可以為揣摩之秘矣

余初學為時文頗喜讀墨卷萬遜先資政公甚不以為然斥長又隨衆肆口詆諆吳田馬李四家公飭之曰數年之中或喜或不喜衆無把握如是何以為文凡讀墨卷須分別觀之且如江南壬午吳旺鄉人儺一節文中云游覽雖變不能不屈於精氣之充此等語雖　國初諸老宿何以過之試問爾於此等題能似此鎔經鑄詞否余闕口無以答也　又按此　朱注云無所不用其誠敬已盡題理吳井山文中二小比卽葬此義爲開合理趣橫生掄元蓋以此文云蓋以一身協時序之宜則順受有常必不希无妄之福故而康而色祇憑好德以為權而媚禱徒繁雖寢疾不徇及門之請而以一心達幽明之故則感通無間必別窺不顯之微故有報有

祈亦借由彌以立義而磔攘方急雖鄙俗亦關敬悚之神大凡文中著小比推若使儀趣洋溢揣摩家往往效之王子湖南蔣渊墉元題亦用此法也　又按是科第二名江鈞首藝精義鑿出似勝元作今備錄之文云且禮緣情制故世俗游戲之舉即先王政教之經惟於禮觀其會通斯隨在昭其儆恪人以為歲時之徵逐其失也評而不知存一戲渝之思即已違調變之用聖人惟是精意相流通已矣今夫一心之敬可怫百邪天札之為虞原不待投儺於戈盾第此意難與諸愚賤故黃金四目特設其司於方相以著陰疑陽戰之形二氣之疵癘生諸沴癘除之可恃亦已象著於坐閭第斯民久習為故常敬窮磔迭襄特申其命於有司以正舉典忘經之失然則儺也者亦安得而不敬乎而昔之何儺以戲視之也輕心是掉既無感服之在躬遂隊方譁是知兩階之舞位而吾

乃以觀夫子之於鄉人禓朔者古之禮卽此帥隸而逐猶存侖祟攻說之風先型其譎敢玩也且夫身之休咎心實主之惟昭事匪懈斯求福之所以不回苟邪僻無忌而不瀆之神而欲爲攘採之往來助順而去逆造化所不能許也古人桃弧棘矢猶恃爲呵護之靈總之有所以祓除者在矣聰明者里之仁方其蒸嘗備來賓見洽比孔云之誼厚意又何敢褻也且夫心之誠妄鬼能瞯之惟精氣常凝斯游魂不得而相犯苟臨事有弛而渙張之意而欲借同儕之蹈厲匡救而彌縫百物所不能聽也吾子上下神祇每自信禱祠之久夫固有所以綱維者在矣臨以朝服重其禮也而立於阼階則子之盡主道也實有輔主之義而實視主意以爲轉移本過從素熟之人而爲鬼物圖畫之狀保毋因面目之忽改而致縱形骸自立以如齊而後知馳逐中各宜循乎古意矣聳羣族之

嬉娛以就一人之斂抑則此日之寅誠周乎堂奧而疵襪眞無藏匿之區神亦有爲主之權而必依主人以爲比附集突如其來之衆而作操戈入室之形保毋以情事之可疑而致驚陟降自阼之展敬而後快庭戶閒固不失所憑依矣凝室神之精爽以驅非族之妖氣則爾時之祓斥合以幽明而嚮曆自見廓清之致蓋江本艮庭先生之弟家學有自也

少時熟聞友人新田王唐棣之華至未之思也闇想中一一比云千古忠臣孝子祇此精誠之念慮所結而成乃或寄情綿邈而不欲明言或寓意謳吟而不忘引咎推其隱若姑聽人之相諒與相尤及曠世感懷而當年之默爾神傷猶足動無端之慨歎者至情至性不可得而沒也人生密友良朋亦非落漠之神明所偽而託乃或愉色婉言以期曲諒或正容莊論以示無欺探其心誠不容人

之識微而灼隱及旁觀推究而當日之殷然慰藉或僅同世故之周旋虛意虛詞不可得而假也原評謂輕清如初發黃圓轉如久調舌余亦誦而喜之先資政公乃斷之曰此二比文固佳然須知其所由來前明劉同人侗有然則廢釁鐘與三句題中二比云天下破格之殊恩為庸人所駭故有目不欲睹耳不欲聞一經解釋未嘗不稱快一時而延之每數十百年而莫之敢議者在有司以奉行為無過至情至性不得而動之也國家貢舉之彌文為末世所尊故有指不關重遣不關輕偶爾剔除豈遂謂隕越典型而爭之每數十百言而莫能喻止者在流俗以改革為更張實心實政不得而奪之也田文全套此調幾如畫家之硬黃響搨乃知文之佳者無不自名家脫化出來耳

乾隆初以罷卷著名者羣推吳田馬李四家謂吳珏田玉馬國果

李中簡也四家中以馬國果之文爲最清矯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題爲掩其不善四句解元爲陶國果元墨刻露清醒評者謂可續隆萬元鐙起講云且天下未有生而爲小人者也彼以爲有覩之而不見者而小人之術遂成然以爲有覩之而不見者而小人之術終敗夫使小人之術而果不敗也則天下無不善自匿之小人而小人之操術爲甚得矣仲綸自如最合當時風氣中二比云卽使機變之才或可欺乎當世而掩卽其著惡之眞著亦見秉彝之好夜氣猶存已難免神明之內疚而況譸張之態卽能矯於一時而不善亦昭其跼蹐善亦徒見其補苴大廷相對又奚逃指摘之紛來中權一折前後骨節皆靈闈中掄元以此然實係馬國果文爲陶倩代耳後事發並罹重典今選元墨者仍署陶名故附辨之

余於近人制義稿最心折者二家一爲吳香亭先生玉綸一爲趙鹿泉先生佑香亭先生稿中譚瑛師評語最多皆深入其奧妥如本立而道生題自記云本卽孝弟道卽仁理固如此但一句題究宜渾言之恐有礙於下文指點語氣也文於此頗費斟酌譚瑛師跋云讀此文時不記前人有作因破題首一句論道所由生謂論字似應改原字一友人曰王巳山破題是原字因檢閱巳山文則一起講落筆之妙兩面俱到始歎前輩之不可及既而讀此文至後半云蓋道不順則不能生本之立所以育天下之大順也本不誠則不能立道之生所以通萬物以至誠也爲之卓筆起立回視巳山文尚不免一直瀉去如此精詣安得不令人生畏

余與陳石士侍郎用光劉芙初編修嗣綰李蘭卿都轉彥章日在蘇齋談藝不甚及八股文惟石士嘗言之一日問曰近人作時義

每以包羅史事爲長而詞何遂攙雜後世史迹恐非所以代聖立言必如何而後可覃溪師曰劉舍人有言取鎔經義自鑄偉詞夫用經之詞尚須自鑄豈有用史而遽襲其文者乎吾友吳香亭作夫人不言句文云君子之修詞也事無關於國計民生之大而徒煩文以馳騁之則雖別白異同而祇以供聚訟之端固吾儒所深戒也此其人雖有所言如不言矣君子之救世也事誠關於利害休戚之源而不詭說以曲喻之則惟顯斥力敵而適以釀局中之成又千古所同慨也此其人雖有所言與不如其不言矣此兩比包蘊無窮史事而未嘗不淸空一氣鎔冶渾然也

林暢園師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其理盡人皆知而言之多未能深括惟吳香亭先生文云以氣相屬者聯之以至愛而高曾祖父覌其所見亦見所不見以分相臨者格之以至敬而戶竈門行不

聞其聲乃如見其形翁覃溪先生謂此數語直可作一則禮經注疏讀是也

吳省亭侍郎典浙江癸卯鄉試作逸民伯夷叔齊節擬墨不愧名程一語即得此題眞種子文云嘗思魯論誌孔子作者七人一語其說統同其名隱沒而不彰厥後微子一篇大聖人以明用世之道而論列諸人記者舉所論者而類舉之並所未論者而附誌之此其人非必同於作者而其數有適相符者皆以逸民繫之想比云人之欲用世也久矣世未舍而我藏焉是隱也世既舍而我藏焉則逸矣而惟無愧於逸者乃超然於風會之閒世之需夫人也久矣均是人也而民之辨乎人之分也均是民也而天之謚乎民之顯也而有挺逸於民者竊穆然於商周之際後比云參之伍之錯綜之所以顯鄰於高蹈而默挽乎頹風者或以名傳或以氏傳

或以國與謚傳而大都在或傳或不傳之閒於此見天下之山深林密逸其迹而不逸其聲者固自有本量焉而非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不得附於逸之列大書特書不一書所以本其意之所是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其時不同其地不同其蹤跡不同而大都在或同或不同之際於此歎君子之潛德幽光安於民而亦有補於民者又各隨分量焉而若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猶自囿於民之中邱芑房學士評云題界清題解的題蘊有餘題神完足六雅作遜此高渾多矣　按是科陳錦元豐腴炙人口而非此不足以涵蓋之陳文見後十二卷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此章本記飲食之節忽綴此二節作者非拋荒章旨即難於安頓寢不言句惟趙麗泉先生有此文巧力兼到得未曾有眞所謂以我馭題者文云飭言

而重祭皆聖人節飲食之心也夫言可已而不已祭不可已而已
皆非飲食之正也故食不語如其寢食羹必祭如其齊鄉黨記孔
子飲食之節詳矣皆就其食不食之物言之也然而聖人之心無
未不受以節其節也無物不動以誠來易悉覆也則莫若仍飢每
食而覆之是故有交謹於食中者類及焉可得偕靜之義有特重
於飲食先者推極焉蓋明幾泊之原人之生未能言語而先知飲食
迨其後遂并雜言語於飲食之時夫一喉舌之用而方致擇於外
嫌之所從入旋致齊乎內之所從出則其情已太勞曾食頃而莫能
捌乎而夫子則不然誠念夫失口之易也需受以訟頤受以過噬
嗑受以賁尺寸之膚有節宜焉然則食不語豈得爲觭乎而不特
此也寢亦朝夕之常而或者偃息在牀猶喋喋而不已子則兼絕
之以正陰陽而心自操其主以調順逆而氣亦適其平推斯意以

謂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之心其必無養小而失大也可知矣故類及焉以見子之食不語者有如殺禮之初始諸飲食而後有祭祀迨其盛因旅寓祭祀於飲食之地夫一口腹之需而古常積其多以相貽我鈞出所少以相報則其交爲已譽曾終食而遂可進乎而夫子則必然誠念夫造味之難也燧以名皇農以名稷以名官尋常之養見功烈焉然則雖疏食菜羹必祭豈得爲褻乎而不特此也齊肅致散之大而或者豆籩不備遂忽忽而若遺予則獨將之不致不褻物以薦而如見古初可爲可羞意以厚而無非明信推斯理以體君子薄滋味謹嗜慾之心其必無忘儉而示吝也可知矣故推極焉以見子之雖疏食菜羹必祭者有如齊自記云對伕侍俯賴其指心路史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者於食祭見之矣中間亦非妄添也

翁覃溪師作詩古文皆以盤空硬語制勝而作八股文獨細意熨貼合毫髮然余最愛其女得人焉爾乎中後四比頓挫爲爾乎三虛字迴合常人心眼之外所謂深人無淺語也文云以宰一邑者宏獎風流非不有才俊之流供給於期會簿書之暇然而此人也而不可言得也夫言事而析秋毫論政而牽日昃邑庭非不賴此人而仰承風旨而勢擁權力者即伏其中矣我所懸而需者何等而猥渴以當乎則夫特出於風議聲術之除者所當別具心目也以宰一邑者優游請暇亦不乏投契之士賞識於樽酒文字之間然而此得也而非必其人也夫出言而寤肺腑握手而相徵逐邑庭亦安用此人而習乘顏色而近比昵者即雜其前矣我所殷相待者何等而猥留以充也則夫獨關於士習民風之大者所當徵寄精神也而汝也自從游洙泗之時澤身文學久不欲以齷齪委瑣

之習雜其芳情則作吏以來任有攸屬矣聲氣非吾事揄揚非吾心直以交道有神取夙昔服古之衷而結象於一方之秋水其與夫爲吏而豔稱有人者異日談也況莅事茲土而後化著絃歌久不曬與喧囂馳騖之場亂我心曲則觀政之具責有攸歸矣雖犬可以恬風草可以偃惟是知人不易從政化廓除之後而決德於數楹之蓬廬其可以副望而永式此邦者今日事也紀文達師評云此於聖人言下之意固是應有非比故意鉤探下文故是大家舉止時手無由夢見也

羅溪師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注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乃注解之體云爾要之以是爲善乃是正訓本文不厭非謂必欲如是則恐後人誤認作此掉筆以贍人耳作者須善會以是爲善句而以注中掉筆作文中開筆與下數項若合若離情味自得而於

聖人身分亦復描畫得到若徒川洪中兩語板分對比則猶未知作文與說書之不同也此題文中二比云天地清和之氣日流行於千品萬彙之中而九穀之良而蘊之粹亦與造物者同分呼吸感召之微假令常人而嚌此彼雖自弗知其故而其所以培精而斂液者自在也而況其在聖人也性命精微之理時游寄於動靜居處之內而維嘉維旨既戒既平亦於敬身者兼有參合關生之功則使聖人而靜處雖不與世味相緣而其所以養息而導和者自同也而況乎其當食也說得極平等極精實如此看書則鄉黨一篇處處貫通矣

覃溪師又曰中庸所以勸親親也此親親二字全與上親親字不同此即題閒講家於此句自來作親之親我解然此節臚列九項皆以事言不以效言何獨此句遂及親之親我以億意度之似是

傳錄時因上段下段皆有勸字遂誤多寫一勸字耳此以義理論之也以文勢論之則四子書中凡親親二字未有不以上字作虛字下字作實字者推之老老幼幼長長皆然此處將上作實字下作虛字終是棘口但舊解如是學者稟承既久豈敢妄增議論於其間而作文者則不可以含混了事吾師此題文入手云且親親之名不必自上立也自上親下而名之曰親親自下親下而亦名之曰親親然用上親下之道必馴致乎用下親上之境而其分始立而其事始竟自古言親親者或不之辨皆上有親其下之名而下未必有親其上之實是所云親親者究入之未深也臣則曰是無以勸之之故如此煞費苦心而又濟之以靈圓之筆方見此題生面眞可當講章讀矣

汪雲鋆殿撰 如作 有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文淋漓痛快言之

有物蓋殿撰以妙齡負時望頃乾隆庚子會狀時年僅十八值和坤當國招攬名流以爲重欲羅致殿撰殿撰拒之甚堅因拈此題以見意後二比云故夫趙孟之所不能賤者必其先之不爲所貴者也先入之根不深斯後起之禍不烈而驚於所貴者則一往焉而已古今來竊權私寵大抵借恩威兩濟之說以陰收物望於當途抑無論加膝者之必墜諸淵也即使終不復賤而常抱此升沈不測之虞以聽命於一刻之喜怒此亦非善爲身謀者矣且夫趙孟之所不能貴者必有可賤視乎趙孟者也我能挾其牢籠之概彼豈得弄其顛倒之機而心乎趙孟者直自餒焉而已古今來失寵權門尠不能引從前眷遇之隆以稍冀挽回於末路又無論一蹶者之終於不振也即使賤可復貴而我必從挫折身經之後以幾倖此故物之重還則聲價又自居何等矣余未得見殿撰後交

其少子寅禾編修世楙為余言當時情事如此嶽嶽丰裁當與讀斯文者共賞之

幽勿齋隨筆云前明程墨自數名作外其愜人意者殊不多得至本朝而作者稍希余於近今所傳最服膺者惟吳香亭先生逸民伯夷篇文已見前及劉乙齋先生青照敏則有功篇而已　按劉於乾隆己酉典吾閩鄉試首題為敏則有功公則說劉擬墨傳誦一時同典試者為陳春潊先生嗣龍為之俯服徐爾掞先生嗣曾亦贊不容口二先生皆眼高於頂素不輕許可人文者也余謂全篇筆筆正鋒字字簫括絢不愧為名程而後二比尤逼肖熊漢陽實足為舉業家矜式亟表出之文云創業之朝世難初平制作遐迴而有待雄才自奮刑賞獨斷而不疑然而周章則敗謀偏辟則失衆非乂安之道也一人首出迅發等於風雷正大侔諸天地功則

巍巍說則嗅嗅而一代之運敗惟新守文之世宮府溺晏安之習政每墮於因循左右有牽制之私弊遂流於反側然而廢事則爲厲階逆情則爲怨府此杌隉之象也天子當陽撫精以求上理達順以召人和功則可大說則無彌而爽微之也柔以固

管韞山世銘時文盛行於時而偏悅逢乾隆甲午科享禮有容色闈墨人人能言其事詳後錄十三卷而其次藝爲其次致曲亦爲闈中所極賞後二比云非不知由偏數誠爲全數其分畫絕不相及然析一誠以爲天下之曲即合萬曲以全一己之誠夫固不爲二物矣匹夫擇術能精而一藝之微或以相窺於其本循流溯源亦其理也而況用之於學問哉非不知致爲始事誠爲終事其功候若極相懸然致即致其散殊之誠誠即誠其一本之曲夫更不分兩域矣童子勝衣就傅而幼儀之習久將默驪乎其天積小高大亦

其物也而倪施之於擇執裁劉文恪公評云是卷爲本房引繩排根巳屏不牘余搜遺及此怪其筆意醇古讀至次藝亟語蔗林學士曰理窟中能爲名士風流必此册巨手也學士亦深然之遂拔以冠一經拆卷乃知作者故余壬午分校京兆鄉闈所得士東坡恨失李方叔余用此自多矣爲之快意者累日

余從林暢園師學作述而不作三句題時喜爲馳騁之文貪用故實據舊注以老彭爲二人敷衍老聃彭祖遺事頗覺爛然奪目或嗤之曰文雖可觀而於口氣未合此題重在上二句不重在下一句也吾師笑曰此題名作如林因多輕帶末句以爲高雅其實於題中語妙未識出也惟管棡山此題文末二比云老彭仕商之中葉其時文字尚脩而蒐羅或易爲功至於今而治亂興衰又增數百年矣聊與兩代而聖烈神謨之著與高文典册以俱新生斯會

者態俯仰於前修之難能也顧斯文所在並世罪爲劣貸之人設
竟玩愒因循坐使敝精極博之精英白介身而放失即皆賢能無
銷謗我乎且老彭學世之大年其身聞見既多而精力尤能爲繼
至於我而東西南北半消數十年矣淹長半生而抱遺訂墜之功
至車殆馬將而始追視其役者將谷淹於來日之苦短也然一息
尚存此業終無可懈之志但使備首以拾猶及耄老無能之日月
俾斯道以纚傳彼古人何遽棄我乎此獨於下一句盡力發揮
勿與人新脫諸口其神綿邈其旨精深非曠世逸才恐萬不到此
矣
周星頡昇盦曰管蠡山學而時習之全章文後一比云功修當不
息之期就令獨行無徒不以移其永矢而聞聲相思之雅早其洮
油然之心理與脈修以但求道腦髓既深而二三同志之餘皆不

足與於斯道者反若嘆乎其難見非人之識有未逮乃吾之所歷日以不同也夫亦欣然足以自慰矣理道至厭心之會則雖譽滿天下詎以慰其修能而賞奇析義之歡轉幸此寂處之蘧廬得交翁而進業設辭非早罹則與人家國之後求所為卒於此事者或恐邮乎其不逮及此人不見知之時而吾與朋之所造俱未有以限疑也竭不倪焉日以較哉而比言不協卽是說樂對比言不協卽是時留作者七態不售意將如也而其文彌目觀此二比其所養可知矣安得僅以文人目之

近科闈評有乾隆丁酉浙江孫洛如設其裳衣題云上服曰衣下服曰裳衣固統乎裳也而茲必析言之一名一物不嫌贅累而繁稱既言衣復言裳亦以寓其綢繆鄭重之心而已衣之義為陽裳之義為陰衣固先乎裳也而茲偏逆數焉顛之倒之各以稱名而

取類先言裳後言衣亦以傳其旁皇求索之神而已曰其裳衣撥彼已之所以獻其猶繫無知之狀此亦至威無文父繫無容之例也區土名之別以辨於爾雅既修之時此亦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例也四此各有妙義才太心細方能有此雲錦奇觀

吾師阮雲臺先生於乾隆丙午第一次鄉試即遇宋文正公主試試題過位二節用江愼修新解中式第八丁未會試題子路共之兩句先生文以子路心服色舉之言見有雉遂共之以嗅其必作而雉果作故破首句曰賢者無機心通篇皆如此說以爲必可掄元中段引爾雅鳥曰嗅證之場中已薦已中惟一座主問本房曰此卷引爾雅查過否答以查之不得因撤去蓋皆向釋鳥內查而未知此句在釋獸末也已丙會試點爾何如五句題總裁王文端公已批中矣先生又以此鼓瑟即爾雅之徒鼓瑟文中用塞修二

字以襯徒瑟瑟勘時有人曰蹇修媒也與題無涉應曆旁人曰此名士卷未可磨也因止按爾雅徒鼓磬謂之蹇徒鼓鐘謂之修若磨亦只可磨瑟字筆誤耳兩次皆因爾雅受累乃或累或不累則有幸有不幸也文後二小比云因是知點有退然自卑之意焉三子撰應世酬知之具而點獨未堪持贈也故遜而辭其辭且有歉然不足之意焉三子負安世治民之才而點乃別具蹇修也故先以陳其略

吾師英煦齋先生未通籍時受業於長沙唐陶山華亭李靜巷二君子作時文情奇濃淡無不兼有而一本諸理法稽諸經訓卓然可傳今恩慶堂制義一集家有其書求所最服膺者李文子三思而後行節文徹上徹下於往古來今無不該括雖方望溪文猶嫌其空寫也文云魯先大夫季文子所於利害者也亦謀於得失者

也跡其生平行事類皆起於輾轉計較之一心則過於思者誤之也乃魯之人初不論其所行若何第僅傳其三思而後行云行莫大於正君父之經自好名之心勝則進欲整飭乎綱常退又依違乎衆志於是周旋隱忍而國事遂大不可言行莫切於紓公家之難自營私之心勝則外欲尊崇夫國體內復贍顧其身家於是慮遠思深而國勢幾不可復振何居乎魯之人於三思之文子至今猶嘖嘖稱道弗衰也噫嘻特不幸令我夫子聞耳子聞之既不欲附和其說復不忍明斥其非故爲微言以警之曰再斯可矣蓋天下事無問利害也是非焉而已始而思之見以爲是再思之而果是焉則行非是焉則止而所以權衡此事者不已備乎古大臣當國直決於是非之介而不參以利害之私則惟思之止於其符而已矣亦無問得失也可否焉而已始而思之見爲不可再思之果

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而所以量度此事者不既審乎古君子立朝力持乎可否之交而不淆於得失之見亦惟思之不出其位而已矣夫子斯言爲文子發乎抑不獨爲文子發乎夫夫子不與文子同時乃因往事而論斷之遂以立千古善思之準君子曰是卽春秋之微意也

余入直樞禁卽閣前輩中有兩時文手一爲管韞山一爲陳厚甫鍾麟厚甫爲余甲寅同年前輩分畧後於韞山文詣亦尚居其次然嘗談時文娓娓不倦嘗告余曰吾於君子疾沒世一節欲以四意分作四藝一就維世立論謂以君子之實望天下必以君子之名動天下一就沒世立論謂生前之名不如沒世之眞沒世無名斯眞沒世矣一就稱字立論謂名爲人所同所異者稱不稱耳一稱字作去聲讀謂名與實相副謂之稱名而不稱且至沒世盜名旣

矣故君子疾之因索讀其文則嚴以尙未脫稿辭旣余與厚甫別且二十年偶得其刻稿讀之凡四篇犁然具在一如前說尤愛其就沒世立論一篇中閒四比以著書作史謚法祀典作詩之有物更能推陳出新也記余作秀才時郎嗣鄉庶年師告余此題文陳是齋有三篇篇各一意今以柴竹山房今稿所藏與厚甫作對勘命意略同但少稱讀去聲一篇厚甫蓋亦有聞鄉先達緒論歟其心思才力欲與之角不覺前賢之畏後生也若張曉樓於柴也愚四句題文連作五篇則但求機局之變而非意義之層出不窮矣

陳厚甫掌廣東書院以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命題諸生文有平列三扇者必遭呵斥懸爲厲禁値鄉試闈題即此凡書院肄業生篤信師說者無不改頭換面相戒不作三扇榜發無一售

及閱闈墨則無非三扇平列者惟解元文以動忍與增益平對發比云動忍以崇其德增益以富其才稍合厚甫之說而已聞厚甫因此氣沮者旬餘日至欲辭館他適云

顧南雅蒓曰昔潞稼堂先生以布衣負天下名望有某公作縣令於浙分校秋闈慮失眞才潛約先生爲助闈中得許宗伯汝霖卷謂得大蘇骨髓亟取之後許屢困禮部試至康熙二十一年先生先以詞科入翰林時與分校適遇某卷復曰眞大蘇法嗣殆即許生乎榜曉果然近李雲門前輩壬子科爲江南副考官得余友陳稽亭文賞其古法不逐時趨及丙辰爲會試總裁復爲其所賞曰江蘇文多沈博圓美兩種此則非陳生不能作也文章氣味之投合竟如琥珀之拾芥磁石之引鐵如是　按陳稽亭先生諱鶴元和人立品孤介爲文力追先正不競時譽壬子闈題爲舜有臣五

八二節先生援筆立成四藝今俱刊入稿中丙辰成進士官水部性恬澹不樂仕進歸而課徒講學尤熟於明史不僅以制義擅名一時也

劉溟珊大鼎曰吳穀人先生錫麟有見乎蓍龜動乎四體題文議論明快非深於理者不能如得比云蔽於欲者應乎無欲之物而明通於思者藏乎不思之官而出後比云人道形爲天道道以生象象以滋數天心契乎人心心以帥氣氣以運形等語於見動二字刻露精深即使文止大力爲之未必篤乎其上而其文不甚行世者大抵爲其詩名所掩也

林暢園師曰歙縣羅枚卜廷佐書同文題文沈博絕麗久已膾炙人口而余尤心折其中權數語可以開拓學者心胸其辭云同不奇於強潛悍辟而奇於天地陰陽爲晉元侯攄奇文於掌上爲宋

仲子標異質於生初力能顯洪濛荒渺之神奇而毓異鍾靈奇耦不殊於人世且同不奇於諸子百家而奇於飛潛鳴躍火德當王魚篆先發渭水水精繼統麟書兆吐尼山生亦等蝡息跂行之蠢動而爭祥貢媚體裁悉秉乎王章精義足以解頤奇情足以折角眞所謂許貞君頂函鐵笈所封鎖處都非中界蛟螭也

鄭蘇作師曰時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襲論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調亦足動人惟偷詞則風斯下矣有偷名文之調者有偷時墨之調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調者則鮮不傾動一時若偷經典之調者則少所槪見惟近人會稽陶眉山序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題文天機俊發談笑風雲昔昌黎作毛穎傳人謂以史爲戲此文運化檀弓直是以經爲戲才人之筆何所不有哉文曰嘗思讀古人書不可無解人也惟解人而後能索解於人

惟解人而後能不煩言而解是故賢者挑兩事而疑其渾淪聖人即一事而析其始末解人不當如是耶所謂解人索解於人則子夏既讀倩盼之詩而拘泥其所為是也曰予豈不知夫文質之數其無待於茲盛之運乎夫既曰素矣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爛然者加之也乃吾誦詩豈似有無煩者而曰素以為絢兮為素也謀者不宜與絢也計為絢也計者不宜與素也謀夫子刪詩豈若為此間也者而遡之商之意必使質者無失其為質必并使文者無失其為文若是其素也不如不言絢之為愈也若是其為絢也不如不言素之為愈也況以素之事當絢則豈無以絢之事當素者乎則病者乎人之稱斯絢也其謂之何人之稱斯素也其謂之何詩過矣詩過矣一素也與哉所謂解人不煩言而解則夫子盼素絢之句而分先後以曉之是也曰予豈不知夫繪之用

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夫既爲絢矣之文而致文之無地而不可爲之文而致質之又無采而不可爲彼冬官一記壹似爲此語設者而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者見繪之若黼者矣見若黻者矣見若章者矣見若黼者矣商也序詩何不求甚解也者而泥之工之事與其質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繪之言絢也爲素之後言之也繪之言素也爲繪之先言之也以爲有無素之絢則豈有無素之繪者乎而可乎夫詩人亦猶行繪之道也甚哉考工之言似逸詩也爾所謂其不然乎其不然乎第繪也與哉

乾隆辛卯彭文勤公主江南鄉試首藝題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取前列標新領異無美不臻丹陽胡鶴清應魁時在場中初九日薄晚已成首藝就題發揮體勢平正覆閱之以爲無奇正徬徨

閒忽聞鄰號生拍案呼曰文須不過不同方可中耳胡君豁然省悟遽棄原稿另作新篇以樂配詩以春秋配書以易配禮初似塊扭易與禮尤難黏合乃讀其文則自然湊泊一似確有依據者是科遂獲售後成甲辰進士首藝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獨用總發亦道場所無茲全錄其鄉試首藝以見有書有筆足以引人無限慧心也文云昔夫子訂六經以教萬世稱絕業焉其大義所在固當爲吾黨講明而切究之乃稽其朝夕所常稱者言詩而不及樂言書而不及春秋言禮而不及易其旨安在今夫詩與樂相爲表裏者也其入樂者則南豳雅頌爲四詩其不入樂者則謂之徒詩言詩而不及樂則詩之義有未備然而詩也者樂之體也歌咏所傳隨其自然之節言樂不可該詩言詩可以該樂故子所雅言者在於詩焉且夫詩之作也發於性情歸於忠孝極乎憂愁幽思之變

終不失溫柔敦厚之遺君子學之可以平其心焉心平則氣和氣和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以達則第言詩而樂之精義存焉矣今夫書與春秋相爲終始者也文侯之命爲平王之終春王之記爲平王之始言書而不及春秋則書之緒有未竟然而書也者春秋之祖也虞夏商周已備五朝之史春秋紀其衰不若書紀其盛故子所雅言者在於書焉且夫書之作也上起唐虞下及秦晉覽乎典謨訓誥之全即可爲聖帝明王之畧君子學之可以畜其德焉德成則行尊行尊則由道是非之旨不辨自明則第言書而春秋之精蘊昭焉矣今夫禮與易相爲統貫者也物畜然後有禮故禮安於履嘉會足以合禮故禮配乎亨言禮而不言易則禮之推行不著然而禮也者易之像也行禮則安無禮則危吉凶悔吝之原寓於動作威儀之際故子所雅言者在於禮焉且夫禮莊敬其質

也斯遜其文也大小必由斯須不去君子批之可以定其命焉命定則本諸日用可達天地之微幽其合道可游神明之德則第言禮而易之奧旨諸焉究學者於此由身心得力之地以造於化神不測之原本之詩以求其端則言志永言即可與之言樂參之書以大其用則撥亂反正即可與之言春秋守乎禮以求其端則夕惕朝乾即可與之言易究原評訓俳比前半通漢人之訓詁後半執宋儒之精微亦知言也

王惕甫芑孫詩古文詞皆稱健者時義工力亦深淵雅堂制義確乎可傳而獨不利於春官試嘉慶丙辰場後余叔父九山公以王惕甫闈藝示余決其必售余再三讀之亦擬其驚才絕豔自愧風簷寸晷中萬想不及此既揭曉乃與余同報罷九山公告余曰惕甫卷已薦爲河間紀師所黜有以此嚇老夫老夫不懼之批且曰

此殆緣首藝雖曰末學分頂上四項於賢賢易色獨用古注而不遵紫陽集注乎余欲再索讀其稿而不獲而最醉心其三藝不從不忘二句題後兩比尙背誦之不忘其詞曰今日者樹藝易而爲瓜華琭琫易而爲蘋藻以昔年流火之裳衣爲此日郊天之龍袞章之由於祖迹者胥非其舊然康功田功存以農之八政司空司徒撤於典之六官而命維新者胥由舊也今日者分陝易而爲作洛毖殷易而爲鷹揚以此日東山之隊而爲當年西郊之密雲章之由於宗功者一一默移其舊然吉人吉士既有以施于沖子庶徵庶慎未可以減我先王而人惟舊者胥由舊也

余服官京師時韓排姚惜堂學塡爲制義巨手以爲韓下無第二人也時方從蘇齋學詩未暇求其文稿讀之一日與陳石士談藝石士手一紙示余則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題文中二大比云

夫矜者古者之所謂疾也君子而矜必其不獲已於矜者也懼流俗之委靡而爲此刻厲之操以力矯其失雖與以爭之名而不避然矜非得已而爭非不得已君子必不好爲爭以自晦其所以矜之意且夫世之惡君子之矜而詆之爲爭者衆矣而君子又敗之其弊也君子與小人爭小人亦與君子爭甚且君子與君子亦爭而後之以爭爲戒者必盡去其矜而後已是亦不善爲矜者也不爭則可以矜矣矜且不爭則君子所爲不得已而存矜者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也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也君子而羣必其不獲已於羣者也慨賢豪之聚處而藉此意氣之孚以同心其濟雖被以黨之名而不辭顧羣非得已而黨非不得已君子必不好爲黨以自失其所以羣之心且夫世之惡君子之羣而毀之爲黨者衆矣而君子又敗之其弊也君子以小人爲黨小人亦以君子

爲黨甚且君子與君子又各爲黨而後之以黨爲諱者必盡去其黨而後已是亦不善處群者也不黨則可以群矣群且不黨則君子所爲不得已而有群者其用心固亦不悖於聖人也哉余謂此說經之文而於漢之黨錮宋之僞學明之東林源流利病洞若觀火非前明大家及　國初名手那能辨此石士笑曰此姚晉堂作耳君亦素聞其人乎余始信名下之果無虛因急求其全稿快讀之而錄此篇以誌文字之緣所自始云

嘉慶己未闈墨首題爲是故君子有大道三句元墨似反較各魁爲遜第二名余朗山 本教 文脈理清眞筆情醇茂尤堪涵蓋一切後二比云蓋嘗觀唐虞三代之隆而爲世之君子勗焉守精一而判危微後世於是有傳心之學而三讀之紀續特其文本胼臘以行官禮天下於是有至德之孚而六典之陳書皆其跡其於大道

何如也夙夜無自匿之神明即仁義有不敢假左右無或乖之類矣即愚賤有不敢欺德之旣立矩自弗踰也則未嘗不欸其治之有餘古也亦越自流失敗壞以後竊為世之君子惕焉道德衰而變為功利而井田封建輒敢與五帝而游三王典禮散而變為機詐而鄗黍惟禾遂思託符瑞而為封禪其於大道何有也矜者乃以得安適足動論古之咨嗟侈者必悔於終已無解民生之凋敝德之不脩矩於何設也則未嘗不傷其弊之有由來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豈不足以皇然深思決然定計也哉似此大力包舉兩比如一比又開時墨一法門矣

巳未次題為曾子曰愼終追遠一節余明山文末二比云匹夫面垢為儀固不敢同於杖而後起扶而後起而昊天難報之恩孰不同此罔極哉側聞聖天子引經復古有過尋常從不敢援節哀順

變之文下慰臣工之請頌則行道之人有不感而心惻耶蓋至讀蓼莪者咸知陟岵君子知其所由來矣斯人魚菽是薦亦何敢同於太牢有獻少牢有獻而高曾規矩之思兢不甚此手澤哉側聞聖天子春露秋霜不勝悽愴迺不啻以赤子瞻依之意上覲列祖之衣裳則跛倚之徒有不閒而心愧耶蓋至撫栝棬者如對先型君子知其所自致矣　按此科此題適當嘉慶四年　大喪之餘此二比隱切時事情文交至中間側開一段居然是頌揚體裁原評謂驚風雨而泣鬼神焉　堯思而抒　舜慕雖惻格實至文也

又按以頌揚入制義前明即有此風氣記王巳山嘗言前輩蘇紫溪稱王文肅詩云不愆不忘節文爲程文變格保治二字用當年詔書中語本題無此意爲前人所斷實開後來借制義爲頌揚一切逢迎窺何心術皆緣此起也

吳棣華廷琛曰近日闈墨每多采而乏風骨余最愛石琢堂術擬皆自明也文後比云且也放勳之後傳之重華其亳之先監於夏邑至紹聞衣德親出自刪考之言而茲皆不之及者何也稽古之詞約畧焉而不求其備言堯則舜可知言湯則禹可知言文王則武王可知此亦淵源授受之一證也且也堯有都俞而傳心無訓湯有誓誥而議道無聞即官箴雕牆絕不載文王之語而茲皆代言之者何也畢心之學有密焉而不尚乎辭甚不言而史言之湯不言而尹言之文王不言而武王言之此又君臣父子之一德也奇情壯采都從題外飛來而恰是題中皆字本分語此爲才大心細

吾師張蘭渚師誠於乾隆庚戌成進士其皆自明也文相題立局精確老當迥不猶人與石作同一出色猶憶其文係立三比局明

一股皆明一股皆自明一股承上文切定經義章旨發揮股末三段句則以為明也有然則以為皆明也有然則以為皆自明也有然第三比着重自字深得聖經對下章新民之旨而格局為闈中所無遂得掄魁

張石洲穆述曰閒乾嘉之際浙江舉業家稱其鄉有三絕謂吳穀人祭酒之詩梁山舟學士之字莫寶齋侍郎之制義也近侍郎之子維琪以所輯來雨軒稿見示則侍郎之制義僅三十餘篇張石洲跋謂有舊所習見而未入集者則所遺佚尚多恐不能與有正味齋集鼎義堂帖成鼎足之勢耳

莫寶齋侍郎爲余甲寅鄉試同年其甲寅闈墨首藝膾炙一時余亦能默誦之題爲周有八士節中二比云溯人本乎祖之文如高辛有八元高陽有八愷何妨援氏族以相推然私自一家則積善

之慶小公諸一代則養士之報隆也想當年後先競爽怏然於難兄難弟之間但覺少一人則歉而多一人則贅造物若曲成其巧以留千古之美談而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之衍祚於雎麟更可徵矣論壽則歸君之義如舜有臣五人武有臣十人似應舉帝王以相統然繫諸一人明君臣之同德推諸一世見宇宙之太和也迄於今初度稱名炳然於大壽特書之筆但覺離之兩美具而合之四難并彼若特偶出其奇以彰累朝之間氣而公侯好仇公侯腹心公侯干城之烝髦於罝兔更無論矣按此二比自然名貴妙在做到恰好處憶余與侍郎同官京師時嘗以舊稿互相質證予謂此二比若刪卻股中但覺兩語則更落落大方侍郎極歎服引為文字知己侍郎德性欽摯必非面從今其喆嗣所輯文稿則此篇但覺兩語仍存而未刪恐非侍郎之意信乎詩文之貴

生前手定也

賀耦耕中丞長齡與余同官相得交誼亦最篤余未識耦耕時已讀其行已也恭四句題文至今三十餘年猶能背誦其後二比云吾竊就鄭國之大夫衡之伯有之汰遠於恭子孔之專遠於敬叩至子皮之鉅榮弥析之竹刑亦雖言乎惠與義得子產以相副而官箴以肅臣分以明謗而誦者一以為衆母一以為蠆尾而於道要無歉也則即以是救鄭國之敝可也且夷即春秋之大夫計之亥子之退然得其恭行父之有禮得其敬推之趙衰為冬日趙盾為夏日亦各得其惠與義有子產以兼全而僾僾如聞三命匪懈常切一人推而豎者不為火之烈亦不為水之懦而於道真無不宜也則即以是維春秋之衰可也按耦耕近撫黔中百廢俱修上木之役皆使民自輸其力大有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風與延學

倉儲完廟宇脩浚城濠疏通溝洫之類見諸抄中者歲無虛月黔地本貧瘠初不知其何以得此於民所憶耦耕文中稱子產養民有殖田疇則民利與游鄉校則民氣樂所謂忠信之長云云究爲今日爲然也余與耦耕以京朝官同時出守外郡又同時擢行水觀察余權蘇臬而耦耕來代耦耕由臬擢藩而余又來代余擢蘇藩耦耕移東藩兩人又互相代耦耕旋移甯藩又與余隔江而治未幾耦耕以憂去余亦以病歸同守田里者三年又同日被 召復出迨耦耕由閩藩移滇藩旋擢撫黔中同時余亦由甘藩移滇藩旋擢撫粵西計滇藩之授皆以虛移而恰相代而粵黔封圻又復相接合二十餘年中宦轍無有不同者惟耦耕政績遠勝於余詩文字亦無一不在余之上而不獲同官一城資其教益是則可爲歉然者也

余甲寅同年王仲瞿曇抱負奇偉於風角壬遁之學靡所弗通因
有薦其能發掌心雷者　朝廷嫌其近於怪誕斥不用其所作制
義亦行奇氣余嘗記其浙闈鄉墨二比題爲夫子之牆一節文云
聖人以一身建百世之業而非有畔岸也憲章祖述夫豈必與合
宮大宗爭道義之衡而抑其崇者傷其庳矣定禮樂者一門序詩
書者一門贊易象脩春秋者又一門而不入不知也問之美而不
見也問之富而不見也璞如可畫徒析宰我之牆郭可肖居空陋
顏回之巷其瞽不已甚歟聖人以一人綜三代之英而更無涯際
也成德達材大豈必與身學靈臺𡨚規模之壯而昧其高者恥其
下矣分德行者一門分文學者一門分言語政事者又一門而不
人不知也語以宗廟而無見也語以百官而無見也七十子之綜
歌未許孺悲入戶三千人之冠佩僅聞仲路升堂其膝何可幾歟

按此文在當時頗膾炙人口文不必佳而倣元之概存此乃如晁仲鍠之為人

壬戌同年吳棣華聯登會狀臚唱日

睿廟御製詩紀事有名元之目其元作傳誦一時人無異議余尤愛其首藝末二比至今能背誦不忘文云是故求寧觀成所以達仁心之惻怛而美其功者一則曰烝哉再則曰烝哉若以天下之宜為君者惟文王而歆和食德之儔已不勝舞蹈詠歌之意即其出車命將無非本敬德以創宜而述其事者一則曰天子再則曰天子若以臣道之非敢成者歸文王而天王聖明之戴永矢於七年五伐之餘此眞劉舍人所謂取鎔經義自鑄偉詞者也而朱詠齋同年則謂余闈墨此題中後四比工力亦堪與棣華匹敵云見文後錄十七卷

韓慕廬先生孟武伯問子路仁章元墨將仁字與三子之才打成一片評者謂其析理甚精落墨甚大能使聖人觀人用人之義蘊畢該可謂知言矣惟是根華不喜其文嘗語余曰聖人於弟子問仁惟顏子告以仁之本體仲弓便只說得敬恕此外則或舉仁者之一事告之或就淺近處指示之蓋仁之理無所不該淺言之則心存處便在仁一邊深言之非三月不違者未易語此故仁而不佞章曰不知其仁竟伐怨欲章曰仁則吾不知也令尹子文陳文子兩曰未知又曰焉得仁所謂罕言仁也此章一句不知也三句不知其仁也分明仁自仁才自才界限判然才則可見仁則不知語意亦極斬截作此題者多將三子之才牽入仁字講謂才亦從仁出固是擡高身分然按之理解似未能體會微至雖慕廬先生亦尚未見及此也按根華掌教紫陽書院時有此題擬程其後二

比云小知大受之各有所當也一才足錄一藝可庸皆可與展四體之長而收一時之效況三子之志在爲邦者乎必舉絕詣以相期則才全德備之士古今曾有幾人而有猷有爲者轉屈抑而末由樹立是亦非大夫下問之本懷也而何弗稱心而言也蓋重道遠之必待其人也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必將殫終身之力以完所性之量況三子之久聞聖教者乎尚爲原心於微渺則日月離合之間功候罕堪其證而量能任事者或黜縮而病其迂疎是亦非國家器使之急務也而何容睨而與語也似此說理圓通方合聖門宗旨使蕭臚先生見之亦當首肯矣

顧南雅嘗語余曰大學中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堯舜桀紂不過舉古來爲人君者一仁一暴以爲榜樣而已今人作此題文必切定堯舜桀紂故實運用縱極燦然毫無是處余於嘉

慶辛酉會試專就此意詁題成一片清空文字出場後錄示同人僉皆決其必不中榜後乃知出余叔九山夫子之房闈中極賞余文再三原薦而終不得當及余謁見又盛蒙獎惜余感之次骨以爲生平文字第一知己曾獻詩有鶴終一舞答宇公之句次年雖與君同捷其闈藝不及辛酉遠甚矣按兩雅詩文書畫皆迥不猶人其立朝風采尤足以廉頑起懦錢竹汀先生嘗敘其時文云浩浩落落直抒胸臆不爲闇然媚世之態而光采自不可抑蓋論其文即肖其人也即壬戌闈墨思精筆妙亦見一斑次題道之以德節起比云禁之勿爲小人與引之其爲君子其意同而厚薄分焉天下惟意之厚者爲不忍負耳而此不忍負之心遂足驗天良於草野法立而使之避與身率而使之從其情同而淺深判焉天下惟情之深者爲不能忘耳而此不能忘之見已足流教化於大同

後比云但見怨者咎之於前愿者化之於後以爲見責於國典猶可言也見棄於聖人不可言也有可乘之實而聖人不遺棄之則尤不能安也而愧悔之心交集矣而且由愧悔而生勉强由勉强而至自然以爲負罪於朝廷猶可言也負疚於吾心不可言也有省疚之明而吾心終益疚焉則尤不能安也而脩能之念彌殷矣聞紀文達師得此卷爲之恬吟密詠再三不置云

余撫桂林既復建五詠堂因就月牙池倡爲放生會與會垣僚屬按朔望行之或笑其迂非儒家所尚又或嗤其無益以爲放者不敵食者之多余應之曰此等議論原不必辨今且不與之徵古籍但與之讀時文可乎且不與之談名家之傳文但與之說廣西之時墨可乎記陳蓮史方伯繼昌領解之首藝題爲子釣而不綱二句後比云一人全之衆人殘之其所息者幾何然人戕物而我不

與我育物而我並不與此與物之相忘於我耳數有難逭以理生之夫子祇泯其意必之見而已矣終古耗之一日養之其所濟者又幾何然必吾心有餘地而後斯世有餘物此與物之相見以心耳欲不可縱以性節之夫子祇見爲上下之察而已矣似此至理名言恐時手夢不到此也

道光已亥余監臨粵西鄉試首藝題爲愛之能勿勞乎一節榜前有秀峯書院肄業生陳某以闈藝錄呈容有識其晦澀者又有笑其稚弱者余初閱時即覺其迥不猶人覆閱之始疑非時手所能辦姑以好語批獎之既揭曉乃知此文已擬元數日後因三卷雷同而置之余私幸老眼之未昏且喜闈中衡鑒之不爽也然究不知此文所自來因付兒輩鈔存之以俟識此道者其賞翫焉倘非平心靜氣尚恐難索解人也文曰能盡乎愛與忠者無愛忠之名

者也惡勞似妨愛誨似妨忠而不知其適相成也然則世之能愛且忠者有幾人耶曰夫人之心既有所齟齬於其人而欲致之豈樂暴其心而返其迹以相加哉雖然抱忠愛之忱而不知所用被之咎名而不敢辭者比比是也吾固知天下無情之事皆情之所生矣他人之子其不肖也我聽之愛所不屬也故借子以立威古來無是父而初未嘗引嫌者固有不得已耳他人之君其失德也亦聽之忠所不存也故借君以沽直吾嘗無是臣而正不欲避謗者誠有無如何耳能勿勞能勿愛乎愛之而不教非愛也即僅僅曰教猶未極乎愛之至者也能勿誨能勿忠乎忠焉而不諍非忠也即僅僅曰諍猶未盡乎忠之量者也世之溺於愛者不忍言勞矣迫乎慆心佚志之日萌乃始翻然悔曰吾過矣吾向也愛而今也勞矣何勞之晚也且歧愛與勞而二之是去愛就勞也而自問

其所以勞亦直無謂於世之誤於忠者不敢言諫矣道乎敢度敢禮之難測乃始惕然悟曰吾過矣吾向也忠而今也諫矣何諫之晚也且歧忠與諫而二之是矣忠得諫也而還念其所以諫亦本無辭矣蓋一日爲父則一日爲愛子之父而子勞而益與子勞而無益皆無容心也一日爲臣則一日爲忠君之臣而君之用我諫與君之不用我諫皆未暇校也故周旋頑嚚之間或有惡之而勞者而自孝子視之必以爲惡父謂果其不愛胡爲予我以勞乎婉轉身家之計或有以欺爲犯者而自賢君視之必以爲忠臣謂果其眞忠豈有道以易諫乎雖曰易子而教而亦所以爲勞雖曰不合則去而亦所以爲諫勿勞乎勿諫乎能乎不能乎　按此文自余批發之後頗喧傳於衆口或疑爲張曉樓遺文今年以引疾歸居浦城適增訂此書朱春門告余曰此文乃乾隆初崑山王炳文

作見杉卷鳴盛集中有周力堂先生評云似往已回如幽匪藏由
曲傳出能勿神理攝心入讀之方不解作何語又蔡芳三先生評
云忠愛悱惻語累幅不休於能勿乎三字豈有絲毫憾邪婉轉虛
和絕頂絕淡與魏丈管中一作皆前人所未有也炳文爲鶴書兄
喆嗣從余游數月與之言左史祕妙輒有悟入處余以慧業目之
會余以北上別去舜尚近藝進而益上輒歎爲錦囊中語比余歸
而果以嘔心逝矣可勝愴然

乾隆江南癸卯沈清瑞元墨膾炙人口而不知第二行章世純文
經術湛深更在元作之右其郊禘宗廟之禮二句文云且夫廟祭
天子及始祖諸侯及始封之祖其實天子祭不以始祖而止說者
謂尊者統上宗之爲言統也始祖統高祖以下而始祖之得統則
必有所由來雖不別立廟皆得以宗廟概之武周又有其禮矣南

郊以配天太社以配地事上帝卽事皇祖然祭郊禖弗無子早致
帝歆謂高辛世妃生后稷則后稷豈無父特有邰作家别子爲祖
是以三代雖同出軒皇而周詩僅略舉克禋克祀衮冕以享先王
玉瓚以享先王事列祖同事上帝然奏夷則歌小呂首享先妣謂
閟宫特立祭姜嫄而姜嫄非無夫特四朝隔世其名不傳是以議
家雖推帝嚳而周禮則惟稱先王先公蓋因其遼渺則爲先因爲
我周自出則爲其先武周乃復行宗廟之禮夫廟制有廢無立周
七廟亦至後世始備武周關國時祭祇及四親廟與始祖耳然周
先有功德可指者爲十四王而其先實不止十四王也竄狄遷豳
之外豈無保世守土克紹宗祀以俟子孫則自不猶溯台璽雖其
廟已祧爕辛宜懟德皆當隆明祀之儀況祖宗德厚流光諸侯五廟
雖以受封爲祖我周庶子分茅亦得立周廟祭文王焉豈周先兆

春郊之端者在于百歲前而子孫竟相忘于百歲後也履武敏歆之年早已錫祉開基遠昭帝命以宏家室則门后稷推本生雖其跡久泯淵源有踪更宜崇追享之典於是見武周所以推文王之敬先者備也祠廟俯而時食具穆考尊祖之心已大洽然方世尚將即遊稷子不必悴祼鬯稷父豈必蕭奔盛而武周以為使文王中身成事其牲幣祇及祖紺與后稷乎則此禮乃王者之承顏繼氣於受姓之前者也於是見武周所以推所尊之敬先者遠也思文頌而篤烈稱先王讓壽之情已大安然羣公伴彡就灃王而雖長爾太室神靈豈尚蓋陟庭而武周以為使先王躬嚴至尊其對越祇任公劉與后稷乎則此禮皆王者之萃渙合莫於毀廟之外者也所以祀乎其先也嚴禮堂評云起難往反四盛莫能屈解經不窮戴侍中不得擅美于前矣韓宗伯云文必須如此做庶幾後

來猶肯讀書信哉

制義叢話卷之十一